

上海婦女



第一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廿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公共關係部宣傳處編輯

上海婦女

第一卷 第九期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二十日出版

發行人 蔣逸霄

出版者 上海婦女社
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號
電話 三九四〇九

總經理 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上海福州路三八〇號
電話 九二二一三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店

本刊 文字 非經 允許 不得 轉載

定價		訂購辦法		零售		郵票代價	
每月五日二十日出版每卷十二冊	全年二十四冊零售每冊國幣一角	冊數	定價	連郵費	國內及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十足通用以一分與半分者為限	郵票代價
預定全年	二十四	二	元	三元二角	四元四角		
預定半年	十二	一	元	一元七角	二元四角		
零售	一	一角	一角六分	二角五分			

如蒙長期訂閱請開明地址及應付款項直接投寄本社經售處概不代定
本社辦公時間每日下午二時至六時星期日停止

上海婦女投稿簡章

(文字華而不實，或涉及政治黨派者，恕不登載)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 二、稿尾必須註明姓名，地址，以便通信（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編輯人對於來稿有刪改之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四、稿子請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五、來稿請逕寄上海公共租界愛多亞路浦東大廈五二號上海婦女社收。
- 六、來稿發表後以現金奉酬，每千字二元至五元。稿件除五千字以上之長篇者外，概不退還。



鼓 箭

各式 男女 童鞋

跑鞋 網球鞋

美觀耐穿

上海義生校膠廠出品

定閱本刊 請撥電話 39409 當即派人送上



二十七年八月廿日出版

改進上海女子教育的幾點意見

孫夫人的感想

姨母的日記

半月世界動態

張鼓峰衝突的前後

國內軍事與政治

蘇聯內戰中的女騎兵

顧茲涅佐瓦女士自傳

里昂的女郎

西湖流氓到東渡扶桑

生活自述

隨筆

潛在的力

關於孤軍事件

我家的素餐

印度的女性中性社會

另一角的印度婦女

孤軍張秋明訪問記

新舊時代

(長篇創作)

今年的蘭市 (短篇小說)

二三先生 (短篇小說)

一個掙扎的少女 (創作選載)

編後語

嬰兒的營養 (育兒常識)

封面插圖 (八一三南京路上的女檢查員)

姜平 (二)

夏螢 (五)

亦愚 (四)

維特 (七)

箴一 (八)

季子譯 (九)

碧瑤 (一二)

文央 (一四)

青紗帳 (一七)

張紫封 (一七)

桂芳 (一八)

斐繹 (一九)

光澤 (二〇)

文斌 (二二)

關露 (二五)

吳新野 (二七)

蘇林 (二九)

碧水 (三〇)

編者 (三一)

曼青 (三二)



改進上海女子教育的幾點意見

姜平

上學期作者在一個女學校教書，校長是一位老國民黨員。不做官，只辦女子教育。有一天，他向我搖頭嘆氣說：「女子教育，我辦了廿年了！越辦越灰心。若是這時叫我立刻停辦，我都願意。說來真痛心，教員們的薪水，有幾個真是拿去養家的？只不過買點高跟鞋皮鞋旗袍穿罷了。小學裏的教員，是只會教，不會育。一個教員休息室，弄得亂七八糟。自己都不會自治，還能教兒童？中學裏的教員，服飾更講究，口紅塗得煊紅。只會教，不會領導。不問是中學教員，小學教員，一教了書，自己就以爲了不得。不肯虛心求教。不肯自修。說到學生更是可怕，只會讀死書，毫無理解力。寧可去看電影，溜冰，吃糖果，要叫她們在課外看點書報是辦不到的。現在這時候是什麼時候，你要叫她們捐一點錢給難民，竟是沒有幾個人肯。同情心一點沒有，真是可怕！」

他這段話說出了三種嚴重現象：

(一)女教師只會教死書；女學生只會背死書。

(二)女教師在課外不知自修；女學生也不知自修。

(三)在國難時期，都還浪費得可怕，(要養家的自然這點是不會犯的)。並且對國事漠不關心。

雖然在「八一三」戰爭發生之後，上海的女學生也曾擔任過救護，慰勞，宣傳，組織等工作。就是現在，也還有不少女學生正在爲國家積極的努力。女教師也是如此。但是，在實際上，這樣的教師與學生，只占全上海女教師女學生的極少數。多數是正過着像這位老教育家所說的生活。這現象實在是太嚴重了！從國家的前途說，絕大多數的女教師與女學生只會教死書，背死書，不知道自修，這將會影響到我們建國的工作，這將驅使下代的兒童會變得像她們一樣地機械而無創造力。就目前的抗戰說，受過相當教育的女性，該如何積極的站在一班婦女的前面，領導她們担負起一切對國家有益的工作；但是現在不然，她們以身作則的在浪費在享樂。這對抗戰前途，真是一件偌大的損失！

女教師和女學生在抗戰期中呈現出如此痛心的現象，不能不歸罪到過去女子教育整個的失敗。這種失敗，可以歸罪到下述的三點：

(一)女子教育標準的錯誤 我國當清末興辦女學時，女子教育的標準是養成賢妻良母。民國成立以後，一直到五四時提倡新文化，女子教育標準，並未改變。到一九二五年時，國民黨鼓勵女學生注意政治；而軍閥則極力壓迫她們與政治隔離。一九二七年，國共分家後，期待的革新沒有來，却重新來了一套賢妻良母的論調。賢妻良母的口號喊了幾十年；可是學校出身的女學生，究竟有幾個做了賢妻良母？這是一個疑問。不會管家事，不會養孩子，只會學時髦，花金錢。這久已成了社會對於女學生的一種詬病。賢妻良母云乎哉，真是南轅而北轍！這不能不歸咎到一向所定的女子教育標準，沒有納入於正軌，以致愈走而愈遠！

(二)學校商品化 這種事實，在鄉鎮縣城，還少發現。在大都市中，投機者居然把辦教育當做生意

意一樣。他們以辦教育來斂錢，學生是主顧。因此，他們絕不敢得罪學生，訓育更是談不到。其中卑鄙齷齪，說來痛心。辦教育的人先不能以身作則，去感化學生，學生怎麼能走到人生的正軌之上？

(三)家長的認識不清 在中國社會中，能送女兒進校念書的，大都是有一點資產的。家長的意見，往往可以左右學校教學的方針。有些家長，送女兒入學念書，並非是爲着培植他們的女兒做一個「人」，而是希望女兒將來在交際場中，能得一席地位，所以越是洋化的學校，他們越是歡迎；也有些家長，恐怕女兒在學校中沾染上了自由習氣，將來不好駕御，所以他們歡喜把女兒送進所謂校風淳樸的學校中去，即不准學生任意出外，會客打電話時派人監督的學校中去；也有些家長，歡喜學校裏教古文，教刺繡。因此，中國的女子教育，從管理方面看，有些學校嚴肅得像修道院；從課程方面看，新的舊的雜揉着，並且都是些皮毛；學生的服裝，除了少數規定穿制服外，大多好像是一所優伶訓練所。再加上都市中的腐化空氣，在在可以傳染到她們身上。女學生的會到今天的地步，又何足深怪呢？

現在想就個人見到的提幾點意見，供獻給上海各女校的當局。

一 教育的標準

政府在抗戰建國綱領中，對女子教育的目標，已有明確的規定。這目標便是：不單要養成家庭的主婦，是要使女子也能參加抗戰建國這一偉大的工作。上海雖是特殊區域，但牠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

無疑的，辦教育的人，應當深自警惕，遵守這一項原則做去。外力時時刻刻在企圖鉗制我們，我們如立場不堅定，就是不披誘惑，消極的也會辦出了近似奴化的教育。我們應該處處以國家民族爲前提，舉凡學校的行政，教學的方法，學生的領導，都須依據抗戰建國這一標準做得去！

二 學校的行政

第一，性質相同的學校，授課標準該有一個共同的規定。這樣學生不問進那一個學校都是一樣，轉學或升學，都可以便利一些，並且可以免去各特殊學校偏重某一種功課的弊病和減少各學校互相輕視毀謗的現象。

第二，私立學校的收費，應有一個合理的規定。現在上海女子初中的學費，有高到卅元半年的，高中有高到五十元半年的。這實在太高了。作者認爲初中半年應以廿元爲限，高中半年應以卅元爲限。如此學生的總數可增加，各學校的收入也不至會減少，同時可以免去互相傾軋的弊端。

第三，以各校收入爲比例，增設免費額。學校人數多收入多的，應多受免費生學額。免費生的人數，應占全體學生百分之二十。這樣也許可稍稍救濟現在許多青年失學的困難。

三 學校的設備

目下，從淪陷區遷移到上海租界來的學校，大多數都感到操場，圖書館，理化實驗室缺乏的痛苦。就是原來在上海的學校，對於這三項設備，完善的也不多。作者覺得要解決這問題還是合作。學校與學校合作與公共場所合作，與學生以及家屬都可

合作。譬如：甲校有操場，乙校可借用。甲校有儀器室，乙校沒有，乙校可向甲校去租用。甲乙兩校都沒有圖，同時經濟狀況也同樣的拮据，那末兩校可以合組一所圖。甲校有圖，乙校沒有，甲校有操場，乙校沒有，這樣可以互換。此外，還可以利用公共空地作爲操場，利用公共圖，作爲學生自修之用。學生家屬中，藏書多的，也可以設法徵得同意，作爲學生參考之用。假如學生家裏有大草地的，肯開放給學生，不是一塊很好的操場嗎？至學生方面，藏書固然不會很多，但是每人一兩本書總是有。這些書收集攏來，也未嘗不可成一個小小圖。

四 課程的編制

1 減少與增添 多數人認爲中國教育是浪費的。但是到底怎樣改革呢？個個都在推諉着不是自己的責任。現在我們假定初中是打定基本知識的時代，高中應該要職業化專門化。工藝，家事，音樂，圖畫等功課，簡直可以除去。在技術課程方面，該增設速記，簿記，打字等項。在對時事和各種重要問題的了解方面，該添設國際問題，經濟問題婦女問題等科目。

2 分量的重分配 國文這一科，初中裏簡直可以不學文言文，高中也不能照現在所規定的成分，現在規定的文言文的分量，我認爲太多。所謂國學常識這一科，叫學生死記些書名，人名，毫無意義，可以除去。不妨設一科中國文學略史，讓有興趣的選修。史地在初中知道大概情形後，到高中該概括的歸納的講，並且處處要與目前狀況引證配合。理化在高中，對於不升大學的，可以作爲選科。就

是不作選科，分量應該減輕。現在有些學校，竟採用英文原本。事實上普通高中畢業生，作化學師的很少。除了炫耀原本高深，並浪費學生精力之外，沒有別的好處。有許多學校，上半年的工藝，還在做一些花籃，貼照相本等的奢侈品。假如覺得這一科在初中是必需的，那不如教學生懂得縫衣機器如何縫吧！叫學生知道拖布如何扎吧！我以為比做一隻花籃有用得多呀！說到體操，現在學校所行的真該笑死人，立立正，稍稍息，打兩下拳就算了。並且每星期只有兩次，身體會強健起來？體操的時間該增加，並且教材與方法要澈底的改革。

五 教學的方法

1 採取研究方法 現在學校中多數採取灌輸法。管得學生在上課時不搗蛋，就是好教師。往往教師講教師的，學生鬧學生的。教師講的，學生根本沒有聽到。現在實該捨棄這種灌輸方法了！教師每次上課時，規定某個問題為中心，或先自己概略敘述之下，然後教學生自己來討論。這方法，我想該是勝過灌輸方法的。

2 指導學生多看課外參考書 這自然需要教師多費點心思與力氣，同時自己也該養成課外自修的習慣。在介紹學生看一本書之前，自己先要把一本書來一個分析。學生看書時，要叫他們做筆記。教師應該細心的加以批閱。

3 領導學生實地考察現社會 例如我們在中地上講到中國的工業問題，我們就可領導學生實地去參觀工廠。在公民上讀到關於司法機關的一段，我們就可領導她們去參觀司法機關。

4 多與學生接近 有人說，教師的尊嚴，多與學生接近之後，就要失去，我以為不然。我們要了解學生，領導學生，就該接近學生；能領導學生，才會永遠受到學生的尊敬。

六 訓育的標準與方法

近來在報上看到許多學生訴苦的文字，內容大概都是對學校訓育標準的抗議。學生有了愛國行動，學校當局就認為是有意搗蛋了。於是這般學生的品行就列入丁等，甚至被革除。這就算是品行的標準嗎？真是太不合理了！依此標準，勢將代國家製造出無數的廢物，無數漠不關心國事的奴才！目前教育的標準，除了抗戰救國之外，沒有別的。那末訓育的標準，也該是合於抗戰救國的。希望負責女生訓育的各位先進，自己檢討一下，自己所定的標準是不是與這點符合？如果不合，請自己重製定一張訓育大綱吧！

說到訓育的方法，我以為請注意到下面的幾點：

1 採取積極領導的方法 積極領導的反面是消極的約束。管理員往往囑咐學生不要搽脂抹粉，叫學生不要穿高跟鞋，燙頭髮，但常常不見效。這是因為學生的精力沒有用在適當地方的緣故。我們與其命令她們不要這樣不要那樣，不如在各方面積極領導她們，使她們把精力用在適當的地方，使她們知道自己約束自己。

2 加強研究學術的空氣 學生的組織，我們該鼓勵她們多多的成立，如自治會，級會，各種球隊。有關學術性質的集會，如文學研究會，經濟問題

研究會，我們該加以積極的領導。表現一校一級精神的壁報，校刊級刊等，該積極的從旁贊助。沒有這些組織，和刊物的學校，該添辦起來。

3 培養學生民族的意識 這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是認識的培養。該經常舉行時事討論會，各種特殊問題研究會。第二是實際工作的領導。我們該領導學生舉行節約捐款，並使他們樂於去教育失學婦女與兒童和難民等。

有許多負責訓育工作的朋友，怕學生太活動了，難管理，這實在是杞人憂天，學生越活動，越有理智，對學校當局的幫助越大。如要學生愛護學校，要學生對母校有感情，給學生以真正所需要的，這是最好的方法。

拉雜寫來，已經很長。看去好似老生常談，但我堅信，假如上海的各女校的校長教員，能切實反省一下，照上面所提的淺膚之見，加以改進，我想將來所收效果，至少會比目前勝過一籌。

姨母的日記

亦愚

八月十一日

假如你遇見我們家裏的一位年約五十多歲，身材細小，禿頂，近視，背部微彎，似乎極其謙恭忠厚的人，我就給你介紹說：「這是可蓮的國文教師，李先生。」你打開你的話匣子，滔滔不絕地談論着一年來抗戰的情形，以及最近日蘇邊境事件等，可是無礙地，你會感覺錯找了談話的對象。



孫夫人的感想

夏螢

一 不斷的努力與改進

本月六日，報上登載着孫夫人宋慶齡女士對於「抗戰以來的感想」，全文充滿着重要而正確的意義；每個字，每句話都是令人緊張，令人興奮的！

尤其是在這八一三的今天——抗戰週年的紀念日，讀完她的「抗戰以來的感想」，更感到分外的有價值。她是那般真摯，又是那般忠誠的提出急等着改進的幾個非常重要的意見。在這一年來的神聖

民族抗戰中，雖然在政治上的改革與各黨各派堅強團結的空前進展，使她安慰，可是她警惕我們說：

「一年來血戰的歷史，食下了抗戰建國的基礎，然而未可自滿，僅僅是初步的基礎，」因此，我們假使「沒有百折不回的決心，繼續努力的精神，不易完成民族解放，創造新中國的艱巨任務，我們只有將這一年來「種種可寶貴最難得的教訓和經驗來辦以後的事」（總理語）……繼續努力！」不錯！現在正是我們爭取民族解放最後勝利的最堅苦的階段，正是我們每個人該負担起更重大的責任的時候，我們應該是時刻警惕着鼓勵着努力奮鬥，不得有自滿或怠懈的一刻向着前長進！

可是直至現在，尚有一部同胞，他們仍存着依

靠與僥倖的心理，他們期待着英，美，法能够進一步對我們侵略的國家出而干涉。或者蘇聯的出兵幫忙，尤在這次張鼓峯事件，更令這般人擴大其依靠的心理與輕薄出而宣傳，他們沒有瞭解祇有靠自己的力量奮鬥，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且事實，這種心理，恰正是對方所盼望着的，因為這依靠與僥倖的等待，一定減弱我們對於對方的進攻和削弱我們爭取自由解放努力的積極性；同時結果也自然陷於不合於事實的失敗乃至灰心動搖的危險。

另一方面，還有一般人祇注意到軍事上，而不注意到政治上的改革，「有亦不過形式上的改變，無暇實事求事」，所以對方得有機會在我們的言論機關，和其他的地方，進行其「不時的施放和平停戰的空氣，企圖以誘和陰謀，從政治上來完成其侵略中國的迷夢。」這種陰謀無時無刻不在威脅着我們，危害着我們，因此，孫夫人給我們明顯的指出：「勝利的把握，不簡單決定於客觀條件的順利，同時也決定於主觀努力方面的正確」，她更是具體的告訴我們最重要的是「抗戰政治之改革。」

二 急須實現的幾點

孫夫人對於政治改革的重要性，她說得很恰切

他對你話不投機是必然的。一來他頭腦修養有素，任憑天翻地覆的事，尤其是關於民族解放和國際糾紛事件，輕易不能震動他冷靜的腦海。二來他是樂天知命的人，一切對於他，似乎無須乎改造。他認為像我們偌大的國度，不論怎樣地被侵略者宰割瓜分，侵略者終究會被我們祖傳的文化征服，最低限度，也會同化的，祇要我們能够忍耐。是的，忍耐五十年吧，等待我們結婚生子，子又生孫，孫又生子那時候，自然而然，國家就會強盛起來。因此眼前我們除了吃飯，睡覺，讀書之外，無須乎為國家大事過分地憂慮的。三來他確乎朝夕沉醉在書本裏，不是前天夢見周公，孔子，就是昨天被孟子，漢儒，明清學者纏住。的確，他的全部工夫，簡直被這般幽靈們纏得頭昏眼花，那裏還有閒情逸致來過問其他的事情呢。

八月十五日

據說，遠在五四運動以前，李先生也會鬧過出妻的把戲，原因相當簡單，就是因他的妻子，偶然失手打破了婆婆所喜歡的茶壺，馬上惹起這老人家臭罵一頓，這本來不算奇事，不過她似乎越罵越有勁，整整罵了三天三夜，一直從媳婦身上詛咒到她的娘家祖宗三代。媳婦終究是血肉的動物，不比得泥做菩薩，也許她回敬了婆婆幾句話罷，於是乎那婆婆更加咆哮起來，好像餓鷹攫取小雞一樣，上前向媳婦撲擊，後者為自衛起見，迅速躲開，不料婆婆老眼昏花，跌了一交，因此號啕大哭起來，說是媳婦推倒她的。這還了得！一個媳婦推倒婆婆！當時不能那麼巧，遇着包公審案，來審個水落石出，於是等待忤逆的罪名，加到媳婦身上的時候，人們都以為千真萬確的！

這是：「斬斷對方侵略的另一隻魔手——政治誘和的陰謀」，不僅是抗戰中爭取最後勝利的保障，同時也是建國中的先決條件。於是孫夫人鄭重的提出，三個月之前，全國代表大會所決定的建國綱領，現在應如何使其實際執行與迅速實現，在她略舉的數點中，有如下：

第一「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而爭取民衆生存之抗戰而動員」。目前雖然有許多有力者已經出了力，且有的人已獻出了他們全部的財產，可是有錢的還有許多沒有出錢，這自然是動員的不够。同時最令人焦急的還是廣大的民衆直至現在還未能「改善而充實之」，我們看到的正如孫夫人所說的「攤派公債，抽調壯丁訓練」的強迫行爲，這自上而下的保甲制度，當然並非農民們自己的組織，有時甚至變成農民與政府間隔阼的障礙。保甲常借「攤派公債與抽調壯丁」的機會向農民們勒索，以飽自己荷包，這樣既不是站在國家民族的利益上，且不爲農民們所信仰，故他們必然「不足以發揚廣大農民自動積極參加戰爭。」造成有時躲避抽丁的現象。孫夫人非常透澈地主張：「何不迅予發動農民自動組織農民團體，由下而上，形成農民堅強組織，一如當年北伐時代的農民協會，則農村中的政治動員，將事半功倍，我抗戰軍事之後援力量，將宏大而堅強。」這是至理名言，北伐軍的順利，是一件不能抹殺的事實與教訓；尤其在這民族抗戰中，能很好的動員他們，組織他們，這當是更雄厚的力量，也是我們爭取最後勝利之

最主要支援。自然，動員全國民衆來援助抗戰，其意思也當然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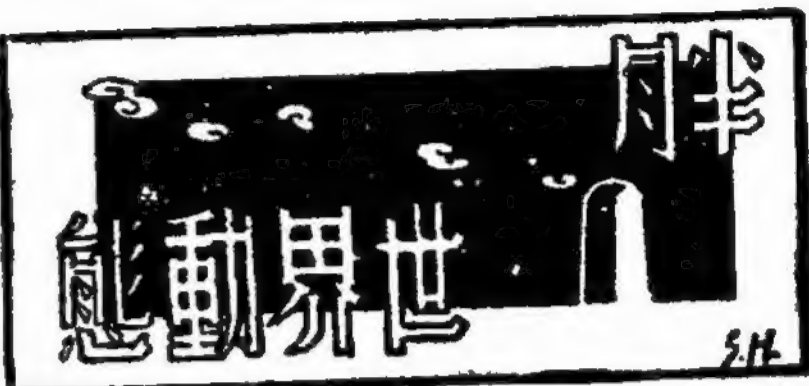
第二，「經濟建設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進人民生活，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要動員廣大民衆熱烈參加抗戰工作，首先必然是要相當改善其無能再低的悲慘生活，使每個人民都有能够活下去的辦法——尤其是參加抗戰者的家屬，減少他們生活痛苦的威脅。孫夫人對於這點，她這樣寫道：「推行積極改善，茲姑不論，消極的取消苛捐雜稅，當無可推諉，而迄今內地猶有徵收抽調壯丁之訓練費，其他各種也有附加捐徵之名目，更不待言，改善人民生計，非空言足以取信人民，須即立求其實現，方能發動全國人民一致擁護抗戰到底。」除取消苛捐雜稅取信於人民外，另一件積極的工作，自然是「經濟建設」，「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了；這不但是解決人民的生計，或者是解決失業，受難同胞們的生活問題，同時也是軍需的供給與民族工業的基礎建立；工作在於戰時的進行，爲便利起見，有些其實也儘可用合作社的方法，小規模的開始起來，快些實現起來！

第三，「救濟戰區難民及失業民衆，施以組織及訓練，以加強抗戰力量。」關於這點孫夫人淒然地呼號着說：「許多難民，逃到後方，因爲生活不能維持，又無具體實際工作可做，紛紛回到淪陷區域，加以×人施以假人假義的號召難民回鄉運動，以賣奴役之力，實堪痛心」，這是真的，痛心的現象是繼續着發生，解決這問題的應該是移殖內地

參加生產，——工業或農業——成爲我們戰時生產力。另一方面，淪陷區的難胞，不能調動到內地去的，應該是積極的組織，教育與訓練，使其將來如果有一天真的回到淪陷去的時候，也不會成爲別人「奴役之力」，而是別人最可憂心的勁敵，是我們一支英勇的游擊隊，偉大的戰鬥力！

第四，「改善政治機構使之簡單化，合理化，並增高行政效率，以適戰時」與「民主政治」。最後孫夫人說到這個問題，她慨然的說：「迄今中樞政府尚有不少掛名差使，拿錢不做事，當一律免去……最重要的還是改變獵官謀財的傳統，改革行政機構才有辦法……要推進抗戰中的一切設施，如果行政機構的不改革，工作自然是萬分難於進行的。過去以做官發財爲捷徑，這是中國政治黑暗的最明顯表現。而也是加深我國淪於奴隸命運的最大且深的根源；因此應該是毫不留情的大變革，使每個政府的工作人員，都是堅決抗戰的領導者，愛國家愛民族高於一切的實行者，模範者。政治的改革與民主政治事實上是有着非常密切的關係，於是孫夫人接說着：『盼我中樞政府，不僅聽取彼等——參政會——意見，貴能迅予執行彼等所提有利於民族國家及保障抗戰勝利之提案，進而改變參政會之職權，不僅爲一中樞政府之諮詢機關，而爲民主政治國會職權之實。』

孫夫人所提出的這幾點，都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其中的大部份是需要政府來推進，然而我們亦是中華的兒女，我們爲生存，爲自由，解放，我們有盡我們的力量來努力使其早日實現的可能與責任，自然我們最重要是加強民族統一戰線，加強團結來實現我們一切的抗戰建國綱領！



一 張鼓峰衝突的前後

維特

張鼓峯一帶的烽火，雖因日蘇雙方均無開戰的決心，而漸趨於熄滅了，但是誰也不能担保死灰不能復燃，蔓延為西伯利亞的燎原野火。所以日蘇衝突的前途，仍值得吾人嚴密的注意。茲將和戰的經過及我國應採取的態度，分段說明如下。

日蘇戰爭雖然一時不易爆發，但是日蘇的國策，彼此矛盾，有如水火之不相容，所以磨擦日久，終有一天要發出火花來。這次張鼓峰事件，就是日蘇磨擦日久之後所跳出來的火花。張鼓峰事件的發生是這樣的：過去蘇聯的邊防軍，也常以張鼓峰為夏令營，這次進兵張鼓峰，在蘇聯看來，也不過依照慣例而已。殊不料竟引起日方的不安。一則由於日方的神經過敏，過去曾謠傳中蘇訂有秘密軍事協定；而認為蘇聯這次進兵張鼓峰，為蘇聯軍事援助中國抗戰的具體表現。二則由於張鼓峰地據形勢，據高臨下生足以控制日本新開的羅津港。張鼓峰將在未來日蘇爭戰中為必爭之地，所以當蘇聯紅軍進駐張鼓峰之初，日本全國譁然，到處充滿了「膺懲赤俄」的呼聲，同時日本當局也以最嚴厲的態度，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企圖以武力威脅蘇聯就範。但是在蘇聯方面，却始終沉着，一方面聲明，依據一八八六年瑯春條約，張鼓峰在蘇聯境內，蘇聯領土不可侵犯；他方面又表示，蘇聯決不為威脅與恫嚇所屈服，如敵人侵入蘇聯境內，決以全力驅逐出境。日本的「蛙聲」既不能嚇退蘇聯的「巨牛」，東京空氣立即緩和了下來，統制報紙，不許刊登刺激民氣的言論與新聞；同時並運用一切方法，以抑制反蘇聯情緒的高漲。本來張鼓峰事件，就此可以「不了了之」，成為懸案，讓外交家去談判，但是日本「前倨後恭」的醜態畢露，在外交鑄成莫大的錯誤，使一般「氣憤萬丈」「目空一切」的少壯軍人，不能忍耐，尤其是關東軍，跋扈飛揚慣了。於是

關東軍便在晨光熹微中，藉迷霧的掩護，乘蘇聯邊防軍的不備，突然出兵進襲，從蘇聯紅軍手中，佔領張鼓峰，乃展開了日蘇戰爭的序幕。

戰禍雖已由關東軍的挑釁而釀成，但日本正陷於侵略中國的泥沼不能自拔的時候，自然不願再與蘇聯開戰，祇要在「不失體面」的原則之下，是希望與蘇聯妥協的。因此在張鼓峰砲火連天的形勢下，在莫斯科又進行一種外交談判。日本駐蘇聯大使重光葵，向李維諾夫提出對張鼓峰事件三項建議：（一）立即停止敵對行動，開始外交談判，以謀和平解決張鼓峰事件。（二）日方反對日軍片面撤退，而贊成日蘇同時後撤，以成立中立區；（三）組織共同邊界委員會，以重新劃定邊界。但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李維諾夫，則提出四項意見，告知重光葵。（一）日政府必須尊重一八八六年瑯春條約規定之蘇聯邊界；（二）要求以現有之地圖為開邊界談判之根據；（三）如能恢復日軍圖佔張鼓峰前之局勢，而撤退留在蘇聯境內之日軍，則蘇聯軍事行動即可停止；（四）日軍一日留於蘇境，則蘇聯仍保留自由行動之權。談判尚未有成就，而張鼓峰一帶的烽火，却愈演愈烈了。在和戰的閃爍中，使誰也不能把握住日蘇是否要真的蠻幹起來，可是至蘇聯以重砲把張鼓村化為焦土，奪回張鼓峰之後，蘇聯即提出停戰辦法，保持蘇聯勝利後的原有陣地，雙方暫時停止軍事行動，而會同雙方組織勘界委員會，日方過去一再堅持日「滿」各為一單位，現在也讓步，日「滿」成為一單位。所以這次張鼓峰事件的和戰的關鍵，完全被掌握在蘇聯的手裏，日本處處被玩弄於股掌之上。現在日蘇雖已成立妥協，但誰能担保，張鼓峰事件不再發生枝節，衝突再起呢？至少在目前是一時不易解決的，而將陷於膠着狀態，大戰固不易發生，但是緊張的局勢，也無法緩和下來。日本對蘇聯更不得不別具戒心，結集在邊境的重兵，也不敢冒險南撤，專心對付侵略中國的軍事上，所以我們始終認為：張鼓峰事件，即使不導成日蘇戰爭，也一時不易解決的。其對於中國抗戰的前途，自有相當的貢獻：（一）牽制日軍，使日本不能傾全國的兵力，從事於侵略中國；（二）試探陷於侵華泥沼不能自拔的日本，有無再與蘇聯開戰的決心與勇氣；（三）使全世界的和平國家明瞭，日本的實力有限，並不足畏；如能聯合起來，施以國際的壓力，即足以制止日本的侵略暴行。

所以在日蘇邊境衝突的過程中，不論其將來能否擴大爲日蘇戰爭，我們應乘此機會，加緊抗戰工作，尤其是各線應採取新的攻勢，使日本首尾不能兼顧，以沮喪日本的銳氣，日本這次在日蘇衝突中，所以「畏首畏尾」，「軟弱無能」，「洩氣」「丟臉」，完全是受了陷於侵華的泥沼中得到的教訓所致。據路透社自漢口傳來的消息，說我前線的將士，聽到了日蘇衝突的愈演愈烈，無不勇氣百倍，乘機反攻，予打擊者以打擊。這是中國近年來人民最大的進步，過去中國人民往往癡心妄想，一味依賴別人的援助，自己反而不知努力奮發，這就是在外交上所謂的「以夷制夷」的政策。殊不知「天助自助者」，中國如欲從死裏求生，務須自力更生，以自己的血肉，築成保衛祖國的長城，去和敵人拚命，才有獲得解放的可能。這次日蘇衝突，中國人民絕不稍存僥倖之心，癡心夢想，日蘇開戰之後，中國就可以得救。而能勇氣百倍，加緊反攻，這是中國人民的一大進步，也就是中國終將獲得最後勝利的又一重保障。

二 長江戰事

目前日軍的主要目的是奪取武漢。自佔領九江以後，南岸日軍毫無進展。華軍正不斷的向彭澤湖口反攻。日軍極受威脅。日軍頗有進攻德安以及南昌的企圖。十五日我軍克復南昌的門戶沙河。另一方面，是沿瑞昌公路西進；但是這兩條路都是山嶺重疊，築有堅固的防禦工事。由此進攻武漢，無疑的需要極大的代價。現在日方損失已經不小。再就北岸戰事來看，在地形上大別山是武漢東北的屏障，一路山嶺重疊，使日軍之進展感受極大的困難。中國軍隊把日軍引到黃梅之後，在北岸全線反攻，已將黃梅與宿松，宿松與望江以及太湖的連絡，完全切斷。給日軍以相當的打擊。因此，日軍此後或將另由合肥方面向霍山等地進攻河南的信陽，以威脅武漢也未可知。我們保衛武漢，就要積極加強各路反攻，尤其是敵人的後方。江浙的戰場，最近我軍有渡過錢塘江的消息。我們不但要使江浙變成山西，而且要打進對方的心臟，使他首尾不能相顧。這樣才能擊破進攻武漢的陰謀。

日軍奪取武漢的企圖，始終未放鬆一步。中國軍政當局正預備動員二十

萬民衆以保衛武漢。其中有碼頭工人與人力車夫六萬六千人，將有六千人加入自衛隊，六萬人加入運輸團。並於必要時，計劃着要武裝漢口漢陽武昌一帶的工人大眾。中國當局祇有拿出充分的勇氣和決心來實現這一點，才比較更容易取得最後的勝利。

三 告淪陷區民衆書

蔣委員長於「八一三」的前夕，曾發表告淪陷區民衆書。重要的意思是：告慰全國同胞抗戰建國一定成功的把握。目下全國軍民雖遭受極大的痛苦與犧牲，但是勝利却始終是屬於我方的。書中詳細指出在戰略上，政策上，精神上，外交上，我們均已獲得了顯著的勝利。此後祇要全國上下，不論在前方後方，或淪陷區域，一致堅苦奮鬥到底，勝利的日子，就在不遠的將來。

委員長並且向我們保證，一定以全力保衛武漢，而且確信在這戰役中可以粉碎對方的計劃。

這無疑的對於淪陷區的民衆，是一服興奮的藥劑！

進什麼學校？

瑞貞女士：

自然，我們也不能否認「上海的私立學校目的大半是在收學費，毫不注重學生的功課……對不起青年，國家……」不過，這也用不着悲觀，我想，如果你能平心靜氣地去觀察一下，目前的「孤島」上，大概也有不少有良心的熱心辦學的人，和不顧一切艱難危險努力替垂危的祖國製造有用人材的學校。

你既願意學得專門職業的學識和技能，最好是進靜安寺路斜橋弄的新生女子高級職業學校，不過這個學校要有初中畢業的程度，或具有同等學力才能考進，你初中沒有畢業，我想再讀一年該校的附屬初級中學也不要緊。

新生女校即是過去中華婦女節制會所辦的中國女子家事高級職業學校改名的。該校的校長和教員都是國內外各著名大學畢業的。該校收學費比一般都要低廉，這也許正合於你的志趣和環境吧？



蘇聯內戰中的女騎兵

季子譯

——E·顧茲涅佐瓦女士自傳——

早晨，大隊白軍的騎兵襲擊我們。四圍切爾斯克¹的軍隊，和兩團瑪芒拉夫的頓河流域的軍隊衝上了第一線的防區；我們不曾預料到這樣的打擊，不支而退到哥薩克正用機關槍瞄準射擊的河的後面去了。

這時候，騎兵第四師的隊伍在側面打擊敵人，而且我們的第二旅也馬上趕到了。陷於側面和正面的交叉的打擊下的白軍，遺棄了百多個死傷的士兵跟俘虜而潰退了。我們獲得七門帶着彈藥箱的大砲，二十五挺機關槍。在另一防區上白軍又遭到同樣的打擊。

快到天黑時，我們才佔領位於河的兩個支流上的烏斯曼村。旅部設在村子正中央的教堂旁邊，我們的三十二團和團本部則佔據村莊的前部份（在河的另一方）。

從我跟弟兄們駐的房舍的窗口裏，可以瞧見一個風磨；向沃羅涅日方面稍微往前一些有一個小小的林園。將近黃昏，在軍隊的佈置之前，我們騎兵中隊（當值的）作了一翻深入的偵察。我們在幾個小村落裏進行了一陣子，沒有發覺敵人的特徵，後

來安然地回到村子裏去過夜。把馬安置好，給牠的晚餐吃。在預備睡覺時，時間已經很遲了。

一會兒，突然聽見一陣震耳的噠噠的機槍聲；好些子彈飛進窗子裏來，鑽進火爐中去了。粘泥層撒落在地板上。弟兄們都在院子上。他們跳上馬背從大門內飛奔出去，我們救護馬車的車夫也趕緊跳走。我也跳馬鞍在街道上馳走着。轟隆隆的砲聲是從風磨那兒傳來的，敵人短距離的機關槍對準村子射擊。

黑暗中辨別不出方向，我只好信賴馬。過一分鐘，我到了小河旁邊。前面是水，左邊是電線和小橋；馬跳躍着，但是，糟糕：馬腳給電線絆住。我同馬一同跌倒了，身上在電柱上撞痛了。

清醒時，我試想爬起來，但是身子站着一匹馬，馬鞍滑來斜傾着。我瞧見馬的後腳上有血，馬的皮膚已跌破了。頭一個念頭便是：包紮傷口。於是，我忘記了自己的頭破血流，着手給馬上纏帶。後來弟兄們趕來把我扶上馬鞍，一同向集合點——旅部——奔去。

什麼發生了呢？原來是敵人利用黑夜搶奪我們

的哨舍，爬到風磨跟前來對準村子展開狂轟般的射擊，但是沒有獲得多大的效果：我們的師已排列成隊了，已採取攻勢了。

砂丘上呈現着絕望景像。我，也跟往常一樣，沒有帽子，沒有步槍，手頭只有一支「七發連槍」。我照見附近的騎兵中隊長波列池匆匆忙忙地在自己的士兵之間奔跑着，揮着帽子，馬已死在他的腳下，而「候補」的馬尚未到來。

我立刻感覺到：應該拯救他。

在戰爭中馬之對於長官，較之對於我更加緊要。我連忙跳下馬來，把馬讓給他，我自己去搭乘跟着我們走的救護馬車。

第二天早晨，沃羅涅日的河的東岸是被白軍的屍體擺滿了。

我們駐紮在一個小小的矮樹林裏。前面是河。在巍巍峻峭的河岸上，在夕陽的紅光中，清晰地現出建築物，教堂和花園的側面影。這是沃羅涅日。

敵人佔據着有利的陣地，射擊十分自由。我們迫不得已只的去奪取城的正面，冒險渡河。

三天來，我們籌備着斷然的打擊。布喬納同師長研究渡河地點：工程隊預備着做筏和搭橋用的材料，軍委會的委員們在騎兵中隊裏召開討論會。但是，戰士們呢，有的洗衣服，有的修補東西，有的養精蓄銳。

休息時，可以聽着騎兵中隊裏的手風琴聲雄壯的歌聲，與旋風般的舞蹈聲。

十月二十四日夜，騎兵中隊接到「預備」的命令。

這就是說，睡覺不要脫衣服，給馬配搭好鞍子。黎明前「上馬」的命令也到了。

騎兵中隊一聲不響地走出樹林來。天，還是黑暗的，空氣乾燥，有薄霜。我們靜悄悄地向河邊移動。河面上被叢林和丘陵遮蔽着。

我們沿途都遇着隱藏得很好的火點。二十門大砲，四十挺機關槍必然是掩護着我們渡河的。

第六師向城的正面邁進，第四師還是昨晚就出發從北面包抄。在北面已聽得見隆隆的作戰聲了。

但是，我們還要渡河。前面——在黎明的第一線曙光中泛着玫瑰色的城的邊疆，霧霧籠罩着河岸和河上的花園，

我們把馬交給馬夫，奔到渡口前面去作徒步戰。搭乘事先預備好的筏——率性泗水，涉過淺灘。

河那邊是絕望的劈拍的槍聲，狂風般的砲火又在我們的後方爆射。大砲跟機關槍穿過進攻者的頭頂，射擊着右邊和城的高處。

我不知道是怎樣渡過河去的，只記得自己在山上的事情。騎兵中隊把白軍擊退到河岸上，衝進了城的東邊。潮濕，凍結的我們一條街一條街，一個市區一個市區地馳走着。這時候，騎兵第四師打進了城的北部，而第十二突擊大也進了城的南郊。

布爾塞維克領導下的沃羅涅日工人，手裏持着武器出來迎接我們。他們原是在後方打擊白軍的，曾經佔領過鐵道車站，早晨六點鐘光景，城裏的白軍已被掃蕩乾淨了。我們的隊伍一面把白軍往頓河方面驅逐，一面收拾俘虜和戰利品。這一天使白軍受了慘重的損失。施苦洛將軍給我們留下一輛司令

列車，和許多各種的徵集品，而狼狽地逃走了。

將近黃昏，我們的第六師帶着馬夫，大砲和機關槍在城中佈置休息；我同十多個同志駐在一個富人的公館裏。房主人已經逃走了，只留下僕人和管家。房間內是十分零亂的，碗櫥跟衣櫥的門都開着，床上亂糟糟的，枕頭已散開了。主人們只拿走了最有價值的東西，其餘的則率性拋在地板上。

我們誰都儘可能打起精神烘東西，烤火。在艱難的渡河之後，在寒冷的與白天的戰鬥之後，我感覺得身上開始發燒了。後來去看了醫生。但是，第二天早晨又上馬，又開始了爲着渡過頓河的鬥爭。

羅斯托夫的佔領

一九二〇年的新年上，我們到了離羅斯托夫不遠的地方。記得我們是駐紮在一個小小的村子裏。幾天之後，融雪又開始凍結了。一天早晨我們接着「出發」的命令。

開抵某村時，遇着敵方的散兵線。一團人往左邊走去。我們左翼的騎兵中隊剛剛開進村子，突然敵人的一個騎兵中隊從山麓下湧出來；白軍對我們作瘋狂般的襲擊。我們的士兵裏頭，有些人竟胆戰心寒起來了。隊伍中終於發生了紛擾。後來，敵人親破了這一點，便更加頑強地奮起進攻，

軍隊受不了瘋狂般的打擊，後退了。白軍預備慶祝勝利。這時候在棕色的長尾巴的背上飛躍着長鬚子的某大佐，注意着我。顯然而他是想把我捉過去做委員的。他追擊我。我感到他的短刀在我

頭上搖幌着，但是，這時候，不知誰跑攔來，用「七發連槍」把大佐擊退了。

同一時間，軍隊停止退却，重新出發打擊白軍。事出偶然，白軍遂巡了一下便撤退了。村子是被我們佔領了。這兒，我們獲得了許多俘虜，我們把同伴虜在一道的一小隊士兵留下來作爲守衛，而自已便向羅斯托夫方面前進。在一個小小的莊子裏，我瞧見兩個受傷的紅軍騎兵。因爲我身邊還有一些繃帶，便要求一位同志照料馬，自己去替他們包紮傷口。一切都預備好了，現在是應該把傷兵送進野戰醫院去了。一會兒我突然瞥見一輛載貨馬車沿着大道滾動着，於是我便停住腳，去討一點乾草來給傷兵作座墊。這兒一件驚人的事情發生了：馬車裏面兩位腋下挾着步槍的白軍軍官給乾草跟做地氈用的材料遮蓋着。結果，只好要求他們讓出地方來給傷兵，我自己便到應該去的地方去了。

天黑時，寒冷更加厲害了，全線的戰事都沉寂下來了。這是在羅斯托夫前面的最後一次小憩，今天我們是必須進城。這，使我特別快樂，就是說，我們將重歸親愛的故鄉了，現在已離斯塔夫羅波爾和我們的賽爾格也夫卡不遠了。家裏在作什麼呢？我簡直沒有耐心了，只想快快前進。

走着，走着，命令下來了：「當心，不要喧嘩，安靜！」

久久地走着，不，也許只有我才覺得走得太久了吧。一會兒，我們到達城門了。我們的軍隊被分成兩小隊；一隊奉命去奪取監獄，我企圖加入這一隊，但沒有成功，結果只得回自己的騎兵中隊去。

寂靜，我在不知什麼街道上奔馳着，我同佐洛達列夫司令官的副官和騎兵中隊長莫洛奇柯一道走在騎兵中隊的前面。我們好奇地瞧着對於我們很新奇的城市（這兒是城的一隅）。

密如連珠的噠噠的機關槍聲突如其來地打破了沉寂。子彈在我們頭上長嘯，但沒有擊中佐洛達列夫的頭。我們的分隊長烏斯吉諾夫呻吟了，他受了傷。莫洛奇柯隊長的腿被擊破了。弟兄們並沒有迷亂。已受傷的佐洛達列夫命令道：

——騎兵中隊，向後退！

我們連忙排列起來。佐洛達列夫又向別的同志下令，我把傷兵弄成一隊，同他們一道到「繃帶站」去。相互間的射擊越來越厲害；我們冒着彈雨奔竄到停着我們的轎重車的後方某一村子裏去了。後來，給傷兵包紮的，烤了一會兒火，我又開始奔走。

現在是越來越困難了。槍聲從各方面傳來：從窗戶裏，從大門裏，從望樓上和籬垣上。飽受驚嚇的敵人在城內作着垂死的掙扎。

我們沿街活動了一整夜，把躲藏在院子裏的白軍捕捉乾淨了。我們老是遇着興高采烈的宴會——這般軍官先生們在慶祝耶穌聖誕，不會猜想城的陷落。

我們時刻碰到工人羣衆；他們知道我們進了城，便趕快出來迎接騎兵。他們幫助我們捕捉白軍，指示道路，成爲我們的引路人。由於他們的幫助，我們尋着了鄧尼金的軍械庫。這是一個寬大的石頭的建築物，柵欄上有半開半掩的窗子。軍械庫的衛兵企圖抵抗，而在我們的機關槍與炸彈的威脅下，

終於不得不投降。最後我們奪獲了軍械庫。

一月九日早晨，我們進了市中心。工人羣衆歡喜若狂地慶祝布爾納軍的到來。

同軍官決鬥

佔領羅斯托夫之後，我們又向古班推進。

第一旅歸克尼克同志指揮，第二旅歸亞班新柯同志指揮。我們進攻烏斯齊拉巴村。沒有走到三四俄哩，我們便瞧見一個展開的隊列，但隊列並沒有活動。不知誰在叫：「投降」！我們對面的是軍官團。下了「攻擊」的命令，接着就安放好機關槍，開火，後來走到騎兵中隊長跟前，對他說：

——隊長同志，應該明察敵情，最好是奪取戰利品。

——到機關槍跟前去吧，也許會給你戰利品看的——隊長說。

後來真的，敵人讓我們進到最短距離內去，這才突然奮起攻擊。

這一切出乎意料之外的，與一位軍官怎樣出現在我旁邊的事情，我都不大記得了。現在只記得，當時一位軍官揮着短刀企圖把我打下馬來，但是，馬拚命跳躍，把他嚇退了。一會兒，我們又在一個地方兜了幾分鐘圈子。軍官企圖生擒我，自然，他是想用我作軍隊裏的政治指導員，或者委員什麼的。他用刀打我的背，我也並不迷亂，最後，我拔出「七發連槍」來，第一子彈就把軍官打倒，搶走他的裝文件的革囊。但是，當我試想坐上馬背時，眼睛已經發黑了，我覺得血已經流進靴子跟襪子裏

去了。

抓住馬韁繩，我出發到我們的左翼去。那兒有機關槍手。

左翼的機關槍不斷工作着，然而右翼已集結了敵人的隊伍。在那兒，機關槍手殺了五個敵人。我把馬交給馬夫，爬上機關槍的車子，蹲在第二號裏。這一切故事繼續了好幾分鐘。

敵人終於被消滅了。大部份淹死在烏斯齊拉巴的河中。同志們在屍體之間尋着我。他們曾經看見敵人怎樣毆打我，軍官怎樣奮起撕殺我的（當時我留在敵人的後方）。回到營裏時，剛把奪獲的野戰革囊和軍裝交出來，我便因流血過多而失掉知覺了，但是，過了三四天，身體恢復了原狀，逐漸健康起來的當兒我便又上馬，又去作戰了。（完）

大華火柴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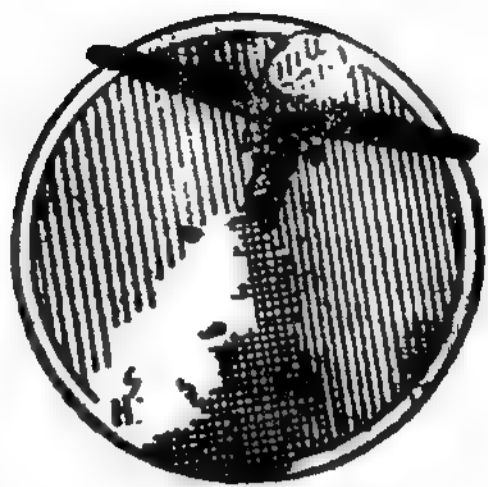
現在市上出售的火柴，牌號多得弄

不清楚，一不小心，就會把大好金

錢，送給別人！大華火柴公司出的

龍馬商標的火柴，那是真正

國產，購時務必注意！



「奧里昂的女郎」

碧瑤

沈於安逸的人。

不幸她在進攻巴黎的途中，以孤獨無援的單薄的勢力，被叛徒布爾根黨所擒。這批漢奸立刻把她送到英國兵營，英人爲發洩屢敗的恥辱與怨恨，用最野蠻，最殘酷的手段將她處置，一四三一年五月三十日，她被燒死於巴黎西北的盧昂；那時才僅十九歲年齡。

法國民衆受了這一深刻的刺激，誓以熱血向英國討回血債；義軍隨處蓬起，屢敗的英軍胆戰心寒。到了一四五三年，不得不完全退出法國的土地，回到他們因長期用兵而荒涼凋敝了的家鄉。

「百年戰爭」從此結束，牧羊少女的姓名，遠傳到了世界的盡頭。

正文

「奧里昂的女郎」，是一本爲這少女作傳記的戲劇；可是因爲是戲劇，故事的開展便不一定完全和事實一致。讀者讀過該書之後，自能發現牠的不同的地方，並可發現作者所以修改事實之故。

以少女約翰那爲題材的創作，非常之多；數得上稱爲世界文豪的，也有四個人寫過她。第一個人是沙士比亞，他在「Heinrich VI」裏面，對於這位祖國的敵人，罵作野蠻的妖婦。其次是伏爾泰（Voltaire），他是盧梭，孟德斯鳩同一時代人物，同屬於「革新文學」的鼓手。他在作品裏面雖不必正面鼓吹民權，自由，可是對於現存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一切上層的建築，破壞無餘，所有上流社會的貴族僧侶，受盡了他的嘲笑，怒罵，因此被人尊爲

小引

一衣帶水之隔的海島英國和大陸法國，世世結下了孽姻緣。剛剛訂了和約，聯了婚姻，不轉瞬又是兵戈相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謂「百年戰爭」（一三三七——一四五三）。

「百年戰爭」的原因，簡單地說不外數端：第一，農業有限的英國，欲佔有法蘭西以爲經濟資源，故英王愛德華第三借口其母爲法王菲力第四的公主，而要求承繼法國的王位。第二，法王菲力以旁支即位，頗欲建立勳功以自固；同時許多土地及商港，俱歸英人掌握，非收回無以鞏固經濟，成立強盛的國家。故一面援助蘇格蘭的叛亂，以削弱英國的國勢；一面欲奪取佛蘭德（今比利時地）諸港，以割斷英國的經濟路線。

一三三七年英軍侵入法境，戰事因而揭幕。爭持許久，到一三四六年愛德華第三與其子黑色太子（因常穿黑鎧故有此號）親自出馬，屢戰屢勝，掠取法國西北大部土地；一三五六年，黑色太子竟將法國國王約翰擄去。法國爲了贖回國王，割了大塊的土地並賠了絕大的款項。

後來法國貴族內鬨，布爾根黨（Burgundians）與奧里昂黨（Orleans）互爭權力，布黨投降英國，引導英兵深入腹地，承認英國幼主統治法蘭西。奧黨雖仍擁戴太子卡爾（後爲卡爾第七），但僅有奧里昂一隅之地；到一四二九年的時候，奧里昂且已四面被圍，法國命脈，危在旦夕。

可是就在這時，一個在憤恨中長大的牧羊少女約翰那（Jeanne Darc 有人譯作貞德），從僻遠的鄉村中崛起，以聖母神旨爲號召，聚集了一批人馬，憑着她的勇敢先登，一星期之間竟然解了奧里昂的重圍。歡忻雀躍的法國民衆，都崇拜她爲天神，尊稱她爲「奧里昂的女郎」。接着轉戰東西，收復了許多失地，揚鞭北指，仁斯（Reims）法國國王行加冕禮之城，望風而下，她便扶助長期間困頓的卡爾太子，在仁斯大教堂戴上他的王冠。

這一個新的蘇生的勝利的局面，對於法蘭西卻也不是完全好的影響。國王，教主，將軍，貴族，都想苟安下來，停戰議和的空氣非常濃厚。約翰那不願和這種卑怯的人同流合污，她要完成她的收復法蘭西全土的志願，於是踏上她的戰馬，仍舊走上了征途；跟隨她而去的，只不過極少數勇敢而不畏

聖女的約翰那，也不能倖免，他在「La Pucelle」一篇喜劇裏面，也和沙士比亞同樣罵她為妖婦。第三個人是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他卻與上兩位文豪完全相反，不用嘻笑的喜劇形式而用嚴肅壯烈的悲劇；他在「奧理昂的女郎」裏面，以一顆灼熱的心傳出女郎崇高的德性。

爲甚麼席勒要用另一種眼光，另一種態度對付牧羊女郎？這固然與作者的個性有關，主要的還是時代和環境的影響。因爲這篇悲劇出世之日（約在一七九九——一八〇四年之間），正當拿破崙不可一世之時；這時席勒的祖國德意志，是被鎖在法國的羈勒之下。他極力讚揚這位民族解放的女英雄，實欲借以喚起民族之魂。所以後來參加反抗拿破崙戰事的德意志青年，都把「奧理昂的女郎」劇中的詞句當作歌唱。

於是我們所以特別介紹這一篇戲劇。
現在摘錄幾段於下，以盡介紹的義務。當約翰那還在家鄉牧羊的時候，她說：

「這個國家應該亡！光榮的疆土，這個頂美麗的地方。永久的太陽臨照牠，牠是萬國的天堂！……」

「凡是靜默的歡娛鄉，我永久撇開你們。散場罷，你們這羣荒野上的乳羊！你們現在是失掉牧人的一羣，因爲另有一羣，我必得去照應，就在那血染的疆場。……」

當她見到了太子，大主教的時候，她便陳述她的志氣：

「我不過是一個牧人的小家女兒，替我父

親牧羊。從小起我時常聽到過人家說起外族的島夷，他們已經渡海過來，要將我們做成奴隸。挾着異姓外族的主人翁來把我們勒逼，他是不愛百姓的，他們強據了我們的疆土，佔領了都城巴黎。因此我哀求聖母，替我們把異族入主的恥辱一洗，把本族的君王留住！……

當一個擄來的英國軍官向她求命的時候，她說：

「這個國家裏有多少母親無子，有多少嬌嫩的孩子無父，有多少新嫁娘孀居？這責任，你們負！也要英格蘭的母親們經驗經驗絕望，認識認識淚珠，法蘭西婦女們哭下來的淚珠。誰喚你們到異鄉來蹂躪田畝裏美滿的功夫，驅逐我們離開鄉土的羣居，把戰爭的火燄投向城市的清平聖區？……」

當她被俘以後，一個英國將軍向她求愛（實在這人也是她心中所愛的）的時候，她說：

「你是我的敵人，我的民衆所痛恨的敵人，在你我中間，甚麼也不能通融。愛，我是愛不得你。然而如果你傾心於我，那就該造福我們的民衆。領走你的全軍離開我祖國的疆領，交出所有被你們征服的城市，賠償一切掠奪品，遣放俘虜，派出締結神聖和約的質人，我就在我的國王名下對你供獻和平。」

尾聲

我們承認文學有感人的力量，我們就不能不選擇讀物。在青年期間，倘然僅讀些纏綿旖旎的才子佳人，或荒唐悖謬的神仙鬼怪，必然使人神魂顛

倒，壯志銷沉。倘然這時而抱了「少年維特之煩惱」去自殺；或對着林黛玉，茶花女終日陪淚，那簡直要給人罵煞笑煞了。

「奧理昂的女郎」一書，雖則女主人英雄氣概太甚，過於高超卓絕，只見她一人的奇行，不見團體大眾的壯舉，與我們此刻的精神，似乎有點不合。但大體說來，牠那種民族意識的啟發，勇敢犧牲的激勵，對於我們的青年，尤其是對國事冷淡的少女輩，讀之總是無害有益。

至於關於這少女的真實記載，史冊上不可多得，因此有人竟懷疑她僅不過是一種臆說，一篇神話。我們現在固不必管這是非，但以理而論：一個並不卑劣的民族，受人蹂躪數十年之久，決不至於沒有忠義之士起而奮鬥；不但男子，甚至女人。在內外隔絕的中國社會，倘且有殺入遼東的秦良玉，誰能說慣於跋山涉水的法國牧女之中，不能有約翰那呢？

觀於她的故事之能如此動人，足見一般人對於這等人物的愛好。倘然她不僅是一篇故事而是一種事實，當然要感動萬千的羣衆，隨着她以共赴湯蹈火了。

附帶地說一句：前面所舉以她爲題材的第四個大作家，是英國的蕭伯納（Bernard Shaw），他做了一篇「聖約翰」（Saint Joan），在這劇裏面，他曝露了中世紀的教會，宗教裁判，封建制度的黑暗，對於平民出身的真純的約翰那，給了不少的好意。從他自己常愛談社會主義這一點看來，可知這一篇比上面三位作者所寫的史與現代接近，可惜中國還沒有譯本。

再附帶地說一句：「奧理昂的女郎」的譯本是商務出版。一九三八，八，一三。

生活自述



十幾年來的教員生涯(續完)

文央

我的居處，恰臨「曲院風荷」(西湖十景之一)，每逢夏季，十里荷香；一到秋老，菱塘清淺，無主的刺菱，可以蕩槳其間，隨意採擷。我常常拿這來娛我遠來的佳客。危樓一角(仰山樓)，面水環山，我簡直是整個湖山的佔有者。鳳林寺的鐘聲，一聲聲送上仰山樓頭，做了我的催眠曲；樓下勝跡，幾分鐘就可以爬上山頭。我們的同事，大約是受了風物的熏陶，與蘇白遺風的影響，都有些詩酒風流。杏花村，太和園，我們隨時可以去家常便飯，總有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也不甘後人，常常以飲多不醉自豪，深重的胃病，也許是那時種根的。但仰山樓頭的生活，不能不說是最清幽最風雅的一段。我們常常以「西湖流氓」自命。

清晨散步，夜晚踏月，一下樓就是蘇堤。學生們的早操，也在蘇堤上越過了跨虹橋舉行，跨虹橋也就在我的仰山樓畔。誰家有那樣好的理想的大操場？怪不得我們的學生的面色，都是黑裏帶紅，怪健康的，我們的同事體操先生，尤其是這種健康美的代表者。每當她衝着曉風雄糾糾氣昂昂帶領了她的「娘子軍」從我的樓下經過時，我總要趁此機會

舉行「閱兵禮」。真的，那一級精神最飽滿，那一級服裝最整齊，那一級人數最齊全(各會容易有逃操的人)我都有了統計，在全體集會時報告學生。居高臨下，一目了然，我是不會計算錯的。徑賽練習，蘇堤更是現存的跑道，有幾位愛好運動的學生，常常在天剛亮時，一躍略爬起床，在體育幹事領導之下，去鍛鍊她們的體力和雙腿。

◆一個大自然教室

——我的常識，在不斷的增長中——

最使我感到興趣的是整個西湖，做了我的大自然教室。因為我那時除擔任職務以外，還兼教國文及男女兩部的「生物」。教生物理化等自然科目，我最恨空講，這決不是「紙上談兵」可以了事的；教生物，最低限度的看看標本，已嫌不夠，何況這學校根本沒有什麼標本可言，除出幾條從校園裏捉來浸在玻璃瓶裏的蛇以外。其實這學校位置太好，一年四季有活標本環列在四周，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要變了相的死標本做什麼用？有些珍奇而不易看到的東西，「西湖博物館」及「昆蟲局」又近在

咫尺，隨時可以前去。所以西湖是水族館，蘇堤樓下是採集場，而博物館昆蟲局又等於標本室，參考室，我們的自然設備，是那樣豐富齊備的啊！有時我們還在校園裏種植些米麥蔬菜之類，觀察牠們的生長，好在我們多的是空地。只要小姐們肯不怕淤泥，多加灌溉，有時我們還舉行滅蟲運動，有時我們還煮手植的蔬菜來請客呢。

一提起這個自然環境，我可以如訴家珍的說個不完：就在自己校園裏，什麼問荊，木賊，回回蒜，豬殃殃，鼠麴，馬蘭……要研究時唾手即得。蘇堤上的半夏，益母草，當我初次發現時，真是如獲至寶，快樂得什麼似的。隱花植物中的「蕨」，固然滿山滿谷，到處可以得到；而同為歷史上的名人伯夷叔齊所採食的「薇」，却在玉泉附近及九溪十八澗一帶才能找到，我每逢遇到牠們，總好像碰見老朋友一樣的喜悅。雖然這樣認識幾種野草，並不算已經盡了教學生物的能事。而我自己做學生時，我們的博物教師所勉勵我的「路旁三百種」，每人至少要認識路旁三百種野草，我是極力在設法達到這最低限度的標準。在暮春的時候，要講風媒花，正滿天飛舞著柳絮；在深秋的時候，要講隱花植物的子實體，便可以在附近山中，找到好幾十種，我有時常帶領學生，深入山中，以誰採得種類最多作比賽式的遊戲。昆蟲局每年要舉行「滅蟲典禮」(從浙江各縣送來的白穗稻，螟蟲，桑尺蠖等害蟲。像山一樣的堆積起來，付之一炬)，我們總要去參加，從各縣來的代表，還要報告各縣受蟲害的實際狀況，我覺得這種社會化的與生物有關的材料

，是書本中找不到的，所以儘量去找機會：博物館有時有奇異的動物運到，或豢養着的動物死去，舉行解剖，舉行剝製，我定要帶了學生去參觀。有一次他們死了一只鹿，實施解剖，我們也整隊前往，學生們對於反芻類的四個胃的構造，才有了極深刻的印象，否則什麼瘤胃，蜂巢胃，只是死記「百聞不如一見」，這是我教學生物時的唯一法門。對於博物館及昆蟲局的負責人，我常常是師事他們的，他們也很熱心的負了提攜我指示我的責任。我自問這二三年，在常識方面，得益不淺。所謂「在教上學」，我的學問，在當教師時得到得很多。

中學生的救國運動

——參加救國禦侮團——

「九一八」及「一二八」事變發生時，剛在我「西湖流氓」時代。中學生比小學生更懂事，更熱情對於瀋陽的失守，興奮憤慨得什麼似的。記得在「九一八」事變後的第三天早晨，在職教員及男女學生一致的憤慨情緒之下，舉行了一個莊嚴肅穆的救國宣誓禮，並且當即成立了「救國禦侮團」。會是在一個廣場上舉行的，舉行完了，天才黎明。在這個團體的號召下，大家便分頭工作。募捐寄往東北唯一抗日的馬占山，舉行遊藝會喚起民衆的注意，在藝術上也博得了成功的彩聲。瀋陽之一夜，是一位愛好戲劇的同事連夜趕編，而出幾位有演劇天才的學生粉墨登場的。小白龍，一位抗日的綠林好漢，是男子部學生共同編成劇本，在遊藝會中上演的。骷髏舞由一位愛好昆曲的同事主編，代東東倫

陷區的孤魂訴說他們生前的慘苦。公開表演的結果，幕幕是非常動人。此外如檢查仇貨咧，下鄉宣傳咧，工作是相當緊張。就是在出去旅行的時候，也不忘記負起宣傳的責任，逢人便講用閑談的方式，收效格外宏大。

記得有一次，張學良到杭州來了，學生們知道了這位失地的罪魁的來到，恨不得寢其皮而食其肉，消息傳來，全城轟動，終於給不可侮的民氣撞走了。有某某幾個學校學生，還跑到張氏的寓所外大呼口號，聲勢洶洶；張氏聞風先逃，總算沒有出什麼亂子，而我們的學生，深以未及參加此舉為憾。

全城的學生，曾有一次「請纓殺敵」及臥軌攔車，往南京請願的運動首先去向黨政當局請願，黨政當局拒不接見，主管機關教廳，及主管長管教育廳長的住宅，在羣情憤激之下，遭了青年們的毀搗。我們的學生，因為地方較為偏僻，通告收到得較遲，竟也來不及參加，等到事情過後，他們知道了未及參加這種轟轟烈烈的舉動，對學校大興問罪之師，說不該把通告扣留下來，讓他們做世外桃源中的冷血分子，在師生合作的救國工作中，鬧了一場小小的風潮。

「一二八」事起，更大買麻袋，大做絲綿背心，送往前方，情緒是非常熱烈。一個提議出去，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縫紉等工作都是由女生連夜趕製的。後來淞滬停戰，學生中竟有憤恨得哭起來的。中學生的救國工作，只要指導得宜，會比小學生有更大的成就。

痛心的失敗

我一向不贊成所謂「樹倒猢猻散」「一朝天子一朝人」的習氣，尤其不贊成把這種習氣應用到教育界來。因此，當我結束了我的「西湖流氓」生活，辭脫了那個背山面水的中學職位，來主持一個規模相當大的某省立學校的附屬小學的時候，我立意要革除這種習氣：我不懂得什麼叫做人情，完全以人才為主體；我也沒有自成一系的所謂「班底」，只知道收羅我所聞所見而不一定認識的好教員。對於某教育家主校時連前任的會計庶務也都留用，我最服膺！（據老于世故的校長主任的手法，這非用自己的心腹不可。其實只要自己不想吃銅，事事公開，本來用不到所謂私人；若怕對方舞弊作惡，累及自己，這却要主持人有一點控制力；最好把經濟公開，讓大家來監督。這是制度問題，我覺得。）

可是理想與事實，常常不能完全符合，經過了半年的試驗，我碰到了釘子了；因為二三十個教員，既非「同鄉」，又非「同事」，更非「同學」，（所謂「三同主義」，原來是教育界的黑幕。）而是從各方面收羅攏來的「烏合之衆」，因此精神是團結不起來，無論你怎樣開誠佈公，總不免有一部份人懷着鬼胎，不忠於校，當然更不會忠心於我。而同時，我自己又恰值身體最壞的時期，喉嚨足啞了半年，對全體學生說話，只有過二回，此後就連開校務會也不能當衆說話，要請人代做留聲機，自然同事間的感情，更不易融洽。與教職員分頭接洽

校務，就不得不借重於督管，每天第一件工作，就是伏案寫條子，分發各有關係的教員。我原想，一個理想的學校，同事間應該親若手足，而對學生，又該親若子弟，論辦事手續，學校應該學術化；而論感情，學校應該家庭化，而這中間有一個最主要的條件，是常常接近，使彼此間多了解而無隔膜，到並不是想弄些籠絡手段。但一則時間不許可我，二則我的發音器官不幫助我，失敗了！我的理想完全失敗了！想不到我的最大興趣在小學界，而我的最痛心的失敗也在小學界獲得！我甚至於起過了這樣的憂感與反感：原來當校長主任一定要有班底！原來當主持人非引用私人不可！

寫作生涯

這樣一來，我當然不會再繼續下去，我勉強維持了半年，跟着中學部的校長一起移交給新任。從此我就得到了從古以來（辦事十五年以來）未有的空閑。我養好了我的失音病。

有一位前輩先生——全國聞名的小學界泰斗俞子夷先生，他認為我不應該這樣空閑下來，虛耗光陰，（其實我趁此機會獨自進修一下，也是很需要的，並不真的閑空起來。世界語就是從那時開始讀的。）要我與他合編幾本書，我感謝他的鼓勵，同時覺得把十幾年來的實際經驗，整理一下，也是好的，我於是開始了我的寫作生涯。這生涯，在當教員及從事於教育行政工作的時候，原也常常有論文及工作報告等發表在學校刊物及教育行政週刊上，但整本書的編輯，是從這時開始的。上海兒童書

局出版的師範新刊本，新小學教學法，新小學教材研究及新小學教材和教學法，就是我那時與俞先生合編的。我倒並不怎樣滿意這兩本書，因為這不過是「雕蟲小技」，不免含一些「教書匠」的匠氣在裏邊。而稿費却拿得相當可觀，每千字拿到了十元的稿費，也許是我一生中稿費的最高紀錄。

接着，俞先生還要我幫他編輯教育月刊教師之友，也是兒童書局出版的。我一共當了半年多助理編輯，這也是不必到局辦公而可以在家裏做的。直到我要去廣東，才停止了這工作。

我對於寫作能有一些興趣，對編輯能有一些經驗，都得感謝俞先生鼓勵及影響之功，他除了當教授，及業餘工作弄無線電以外，每天就只是埋頭寫作，下筆千言。目前避難在浙江某縣，聽說也一直

在寫，寫，寫。

第二個鼓勵我寫作的人，要算是婦女生活的編輯九女士了。當我還在杭州，而她在編申報婦女園地的時候，就開始要我投稿，我那時滿腦子充滿了「教育」「教育」，對於婦女問題，老實說注意得很少，所以很難滿她的望，一共只寫了一篇海頭姑娘塞責。當我到了日本以後，她又要我經常寫通訊，但我因為到了那邊以後，要學的看的太多了，簡直沒工夫寫，即使寫，也以有關於教育的居多。因為我趁未進大學以前，儘量參觀學校，有所感有所記，很少關於婦女的，也以投稿到教師之友相宜，這二三年，我是使她失望了的。

回國以後，我可被她捉住了，因為我們住得近在咫尺，沒法子再推諉，每期一篇短評，是至少限

度要交卷的。還督促，便使我不得不注意到婦女問題及一般的社會問題。所以對於我的寫作生涯，第二個鼓勵人該是她。我們雖然已經是很大很大的人，而不再是小孩子了，但潛伏着的「情性」，不免常常要暴露出來，所以友朋的督促，是非常需要的。

第三個鼓勵我寫作的，自然要推本刊的編輯逸雲女士了，她自主編大公報的家庭與婦女起，便常常硬逼我寫文章，而我們的結識，也就是在寫作上結識的。就是這一篇生活自述，也可說是被逼而寫的，但她料不到我會寫得那麼冗長，一續再續而不能了結的。

好了，帶住罷。到上海以後的教育生涯，以後如有可述的當再續。「到海外去」，似又不應該包括在本題範圍以內，因為那是學生生活而不是教育生活啊！

（完）

現代婦女補習夜校

（科目）國文，英文，

算學，日文，繪畫，

刺繡，鋼琴，國語會話。

口琴，家事管理，婦女法律常識。

（校址）南京路山西路口中和銀行大廈

三樓。

（開學）九月一日

校長韓學章

主任江曉俊

簡章備索



隨

筆

潛在的力

青紗帳

早上起來，是青天白日；晚上睡下，是明月疎星；大地全和往常一樣。擱樓亭子間的住客，閉入了他們的「無風帶」；灶披間的小孩，靠緊了他們的火爐邊；商店關着的大門，貼上了「休業」的大紙條；街路上比往常冷靜萬分。

可是懸掛着太陽旗，米字旗，三色旗，明星旗，寶冕旗的兵車，鐵甲車，坦克車，機器腳踏車，却急急忙忙地在這小小的孤島中橫直亂撞，忙亂得就像是火山爆裂下「旁貝的末日」。

有甚麼力量叫這些人如此忙亂恐慌呢？看看上下四方，只不過多了無數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紅旗在天空招展！這次的紅旗，比起多年以來的元旦，雙十節彷彿更多了許多。

原來就是這點叫他們忙亂！不錯，這次升到天空的紅旗，不是出於敷衍應景，不是出於脆弱的、折，而是出於衝破壓迫，沈着應付，執着不改的「力」的表現。

不怕我們現在是失了祖國，不怕我們是四面楚歌。只要我們這一種潛在的「力」團結不散，我們就要叫別人竦竦抖顫。

「八一三」的怒吼是製造我們這種「力」的源泉，「八一三」的紀念是促使我們這種「力」源源不斷。我們是有「力」的！我們要保持我們的「力」，發揚我們的「力」！

關於孤軍事件

張紫封

去年十一月間，中國軍隊西撤的時候，扼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附及楊瑞符營長，因未奉到撤退的命令，所以仍堅決扼守着他們的防地——四行倉庫。這件事在當時曾鬧動國際。並且大大的提高了中國的軍譽。後來由於租界當局的請求，他們才奉命退入租界。這種舉動完全是顧全租界的利益，自不能與戰時俘虜一例看待。一年了，這是說他們在苦悶鬱熱中過了一年了！

八月十一日駐紮於膠州公園的孤軍，為紀念該軍直屬第八十八師出師上海抗戰一週紀念起見，特懸國旗致慶，誰知竟因此而與萬國商團白俄隊發生衝突，致死者二人，傷者達九十四人之多。這件事現已引起各界的注意，本市六團體已向工部局提出抗議。至本文屬稿時（十四日）止，孤軍已絕食四日，團附謝晉元及其他軍官多名，被迫移居於外灘中國銀行白俄隊總部。目下仍無解決之望。綜合幾日來的消息，我們看不出孤軍有任何搗亂治安的企圖。如果說懸升國旗便足以刺激人民情緒，影響治安；那更是我們絕難同意的事。至於用武力來使孤軍就範，那我們更難苟同。八一三這天全市飛展着一色青天白日旗實是的表示了中國人民對於國家的熱愛。而偏偏在這時，發生了不准孤軍懸掛國旗的不幸事件。這在中國人民心理上將引起怎樣的反響，是不難想像的。

過去如稅務楊文龍之被綁架以及最近所謂「恐怖份子」的引渡，凡此均難免引起中國人的惱然不安，會懷疑租界當局這種舉動是否是在犧牲中國人

的一切權益以求得和侵略者作暫時的妥協？目前孤軍絕食已四日，即便不爲人道計，也應該早日予以解決。難道忍心看着這一班爲祖國效忠的將士們餓死嗎？

莫忘記了孤島上的幾百萬中國人。我們希望租界當局，能一本過去公正的態度與立場，來處理這一件不幸事！

我家的素餐

桂芳

還沒到六點，妹妹就心急地推醒我，她的興奮傳染給我了，我趕緊起來，弟弟已經不耐煩地催促：「搭什麼架子，快些來寫囉！」

寫什麼？菜單！弟弟破例地早就盥洗好，並把筆紙都預備齊。我們在素菜而且要便宜的條件下想出二樣菜：豉斑煮鹹菜，素雞，還少一隻湯。弟弟想了半天，得意地說：

「青菜代表國民黨，紅辣椒代表共產黨，線粉代表統一戰線，把它們煮在一道，不是蠻好的湯嗎！」

大家同意了，我拎着菜籃上菜場。

路上是溫暖的太陽，清新的空氣，從店家和住戶的屋頂或窗口飄揚出來的醒目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國旗，國旗，到處都是國旗，連皮匠攤的扁担上，水菓攤的篷帳邊，小孩子的衣襟上都是國旗。

「我們是『失去家庭，淪落異地沒有祖國保護的遊子，但我們忘不了親愛的家庭和同胞。旗子，我們要舉着你回到老家去！』我似乎聽得有誰這麼地說。」

商店關着「牌門」，有的在櫥窗裏掛着「紀念八一三，休業半天」的通告，電影院，跳舞廳緊緊地拉上鐵門，街道是靜穆莊嚴的，行人的臉上顯露出異樣的表情：沉痛的，憤恨的，期望的，只有報販的生意特別興旺。

菜場快到了，可是福照路通不過去，森嚴的戒備，鐵絲網的阻礙，只好又折回，繞個大圈子繞從小弄堂穿過去。

素菜攤前面擠滿了主顧，貨色不斷地被選擇，錢不斷地投進小販的袋裏。一個賣豉斑的年青人，代替了「喂，黃魚賤賣啦，四銅板一兩！」的慣常的喊聲，他歌唱似地嚷道：

「八一三，吃豉斑，打仗勿毋台，地方收回來！」

像有吸引力似的，大家都到他那邊做交易，彷彿吃了他的豉斑，真的會把地方收回來。那些豬肉，肝油，蹄子却冷冷清清地倒吊在鈎子上，肉老闆懊悔了：「唉，賣素菜多好！」

許多人奇怪着我一面買菜，一面看紙頭——其實是菜單，但我却另有寄託似的自管自回家。

吃素菜的事被媽媽發覺了，她很有見識似地發表意見：

「今天應該吃全雞全鴨慶祝抗戰勝利呀！」

她的話相當不錯，但哥哥的話似乎更有道理：

「等將來勝利了，澈底的慶祝，眼前暫且吃素，把省下來的錢捐給難民。」

吃飯時誰都是非常高興，菜雖然沒像以前講究，但覺得特別有滋味；一半是精神得到安慰，食量增加，一半是菜的減少，吃到末了，碗底向天，都給吃光哩！

又是妹妹和弟弟格外起勁，一個拿紙和筆，一個拿算盤，算了又算，一共省下五角八分三，統統捐到××收容所。

他們又唱起最愛唱的那「起來，不願做奴隸……」的歌來了！人心沒有死，中國是亡不了的！

敬告讀者

我們這一個刊物，出版已來，已經是第九期與讀者們相見了！在這不算很短的四個多月之中，我們精神上所感受到的苦痛，我們是不願，而且也不必，詳盡來告訴諸位。我們只希望讀者們，記着現在是「非常時期」，對於本刊的一切，要格外予以原諒！明人不必細言，伏維心照不宣。



印度的女性中心社會 裴 譯

大家都知道印度有一處地方是婦女佔着優勝地位的嗎？一般人的心裏，至少在西方是這樣，總以為印度的婦女，不過是一個家庭的服役者。就是那些曉得比較清楚一點的，也多以為印度婦女在家裏的地位很低，而且只是一心一意的服從家主。我知道有幾個終身住在印度的英國人，很羨慕他們的印度男友，在這方面竟有那樣的優越地位。我想一般人的這樣想着，大概是因為那著名的古書上曾經說過，印度的婦女應該在家從父，出家從夫，夫死從子。但讀者却不靜心想一想，這制禮的男子，在寫的時候，是只憑理想，而不講實際的。

印度旁的地方怎麼樣，我們且不管牠，但有一處是無疑的婦女佔着優勝地位的。這就是南印度的西海岸一帶。該帶計有三個政區，達拉王哥爾(Travancore)，可陳(Cochin)，和馬拉巴(Malabar)。達拉王哥爾和可陳是印度的兩州，由他們自己的大君(Maharaja)統治，馬拉巴則係英屬馬特拉斯區(Madras)的一縣。就種族和人種講，他們都是相同的。印度這一處地方，不單是自然景物和鄰區不同，就是許多俗尚也是各異的。西方學者嘗說，欲視一國的進化，只要看牠給婦女的地位怎樣，就可知道。照這標準判斷，克來拉(Kolera)，牠是說馬雷耶藍語(Malayalam)的三個地方——通常單稱

馬拉巴——所共有的印度名稱，實足列入高等而無愧。

這種推測方法，因為別種推測方法的應用，也能得到同樣的結果，而證實其為合理可靠。例如識字一層，全印度要算可陳和達拉王哥爾最普及；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那識字女子和識字男子的人數，在可陳為一強與二之比，達拉王哥爾略弱，馬拉巴則為一與三之比。這裏的婦女，比較印度其他地方的婦女，結婚要遲得多。最奇怪的，就是關於女子教育和過婚這兩點，那英屬印度裏最前進的印度基督教社會，竟比達拉王哥爾可陳兩州為落伍。

外表的推測，也證明克來拉確較印度其他各處為優。到那邊去遊歷的旅行家，每因見了居民所穿衣服的潔白無塵，而大為感動。克來拉的主要印度民衆納埃人(Nair)，其愛好清潔的性子，竟似一種熱狂。納埃人的住宅和宅邊的場地，都清潔得和北歐一樣。其內部的整潔，乃由主婦親自檢點的。可陳的脫力楚城(Trichur)，是馬雷耶藍的文化中心。凡到城裏去的遊客，一看見那房子旁邊的場地，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納埃人住的。而一走到裏面，還可以從油刷過的地板上照見自己的面孔。

村民對於教育的欲望是十分的強烈，就是在大戰時候，船隻稀少，麵米不易購得，而他們所大

聲疾呼的，並不是食米，却是學校。當旅行者在清晨乘汽車從脫力楚到歐納古蘭(Ernakulam)，或從脫力王特隆(Trivandrum)到科馬林角(Cape Comorin)的時候，那兩州裏有一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一長列的男女學童，成羣結隊的走向學校裏去。那邊每隔六哩，就可看見一所學校和一所醫院。達拉王哥爾則更有幾所富麗堂皇的校舍。這確是事實，並不是誇張的話。

女童們不願擁擠在本州的幾所大學裏，就都跑到馬特拉斯去，那邊的女子大學收容了很多從馬拉巴來的學生。而且政府是多麼的開明！可陳和達拉王哥爾，因為中央政府准其免作州防的設備，就把牠們的州庫收入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都用到教育方面去。凡是本州的學校，都可免費入學。一九二〇年曾設一委員會，審查可陳州施行強迫國民教育的提案，據稱該地的學校，求過於供，短期內務使每一學齡兒童都得入校讀書。擴充識字教育的結果，兩州竟出現了無數的報紙，因此印度只有這個地方，當你趁火車去旅行的時候，可以看見三等車裏的客人也在買報紙看。是的，有許多人在訴怨，說這報紙的風起雲湧，並不是純粹好的。但現代的制度那一種能够完全產生好的呢？不久以前，我出席倫敦的一個討論會，大多數人都認為，現代的科學發明都是惡一方面的發明！

在英屬印度那邊，有新近公布的新憲法，已把婦女的公民權擴大了。婦女除受某種通常限制及資格的規定外，都可選舉候選人，候選為省議會的議員，而她們自己也有被選舉權。去年舉行選舉時，

就有幾個婦女獲得這種新立法機關的議席。有的甚至做了省政府的委員。不過婦女們對於公務機關雇用人員這一點，仍舊抱着無限的憤懣。有許多範圍較大的職務，總因國家法律或各部章程的限制，不給她們以受雇的機會。就是沒有什麼不合資格的地方，那選用公務員的委員會，對於女性請求人總存着不利的偏見。我做了幾個這樣委員會的主席，覺得在選用科學人員的時候，性屬本不能成爲反對的適當理由，而委員會的歐籍委員，却比印籍委員更不喜雇用婦女，無論她們的技術資格是怎樣的好。關於公民權利及服務資格這兩點，克來拉英屬地方地位的婦女，是和英屬印度其他各地的姊妹們處在同一地位的。

一九二一年，我做可陳總督的時候，爲要在該州設立參政會，草擬法令，中間有一規定，是說婦女在任何方面都與男子享同等的權利。達拉王哥爾也採用這相同的自由政策。所以兩州政府雇用人員的時候，允許婦女加入，是比英屬印度來得自由。不久以前，有一婦女竟做了達拉王哥爾的醫學部主任。

在英屬印度或在印度各州，信仰印度教及回教的婦女們，其財產權均受各該社會的動產法規所限制。就一般說，在六十年前，這兩種宗教婦女的權利，實較英國婦女所享的優勝。不過後來議會立法已把英國婦女所受到不合資格的痛苦除去，而印度教和回教婦女的法律地位却並沒有跟着改進。印度政府素守宗教中立政策，而且怕干涉動產法。法院的解釋大抵很守舊，惟輿論則較法律進步。在克來

拉那邊，無論是英屬地方或這兩印度州，關係婦女的動產法，乃是當地通行的習慣，具有極端自由，婦女們得和男子們享受同樣的產業權。

克來拉各地印度婦女所享的自由，幾足使歐美的姊妹們起了羨妒之心。婚姻的任何一方當事人，可隨意和對方離婚；而且就是有些地方，仿效別處風習，現定雙方當事人須向法院請求離婚，那法院也不得訊問請求離婚的理由。法院所得審核的，只是有無婚姻關係之存在，及當事人的一方是否欲消滅此關係。實際上，這種自由權，在舊時固然只能無形式的行使，但現在也並不見得有什麼不好的結果發生。通常他們對於婚姻關係，也和別處一樣的重視，而且並不怎樣任意行使這自由權。馬拉巴人說，一個丈夫或一個妻子有權可以隨意和對方離婚，實有一種好處，可使雙方相待間的行為來得合理而有禮貌。男子們不復存着一種思想，以爲婚姻可以永遠束縛住妻子，而得任意爲所欲爲。至於法律不准法院訊問請求離婚的理由，則可免其當衆講述醜事，使社會裏那些好奇的人少聽些污穢的言語。無疑的，印度婦女所享的高越地位，和繼承法有相當關係。繼承是重母系的，繼承者不是男人的兒子，都是他姊妹的兒子。全世界旁的地方，幾乎都是有一女兒，血統就斷絕了；但在克來拉呢，血統却是隨着兒子而斷絕的。這原是一種極古的風俗，雖然初次聽見的人，不免要吃驚，但你若相信遺傳的價值的話，就會感覺到克來拉的制度，是要比大部分人類所通行的制度來得合理。母系是一種事實，父系却只是一種理論。

另一角的印度婦女 光澤

在世界上最不幸的婦女，大約要算印度的勞動婦女了。他們是最不開化，而亦是最被抑壓的一部分。

據調查過印度勞動者生活狀況的女醫生邊斯調查出：僅僅十五平方尺的一室，就住着六個家族，共三十人的事實。邊斯的調查錄裏這樣寫着：

「天花板上滿垂着竹桿，晚上，還吊起衣服和口袋以區劃各家族的場所。所住的六個女人中，有三個是懷孕的。我問做領導的特志看護婦，她們分娩的時候怎麼辦呢？她指着一塊劃分開的僅三四尺大的地方給我看，意思就是這一地方了。那裏充滿了從六個灶頭裏衝出來的煙，和不潔的臭氣。室中空氣，無疑的，不論對母親或小孩都是有害的，這不過是我所見到的許多同樣房子中的一家而已。」

在印度的鑛山中，不但是成人的女子，而且有四——十六的男兒和女兒勞動着（大抵要在鑛坑內過十五，六點鐘。）法律上禁止在地下勞動的，僅僅是十三歲以下的兒童。

印度勞動者的死亡率，特別是婦女勞動者和幼兒的死亡率，非常的大，是不足驚奇的。據邊斯說：在孟買，產兒有半數在生後的一年內死去。

但是，印度是產茶的地方，在茶園工作的婦女那比工業勞動婦女更可憐的了，在阿瑟沙姆茶園勞動的四十萬女苦力的生活苦況，即英國的改良主義勞奮運動家，伯賽爾與黑爾司沃斯，也不能不在印

不過我們不要因此就以爲克來拉的印度人，不該區區以外的同胞那樣相信正教，或是說他對於宗教奉行不力。馬拉巴在不久以前是梵文學術的根據地，而且印度風俗有許多地方是比旁的地方更嚴正的。直至現代進化打破舊風習的壁壘爲止，被壓迫階級對待情形，是克來拉的一大污點，較之印度任何其他地方都要來得苛刻一點。

被壓迫階級的地位，已因達拉王哥爾青年統治者的努力，而起了一種顯著的變化。印度大君在他二十五歲生辰時（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曾發表一宣言說：

「予因深感於我教的真理與效力，相信牠是依照神的指示和寬容主義的，明瞭牠是常隨時代的變遷而改進的，並願我印度的人民無一爲出身或階級或社會的緣故，而不能獲得依印度教的安慰，特宣諭我民，今後對於任何印度人均不得以出身或宗教之故，阻止其入政府所管轄的寺院中參觀或禮拜。」

我會把這宣言轉載過，因爲從文字和事實兩點看，牠實應推爲印度史中一件最值得紀念的事件。牠含有印度教的最理想，這種理想，許多教徒實際上不遵守，但少數特出的信徒，却還常常把牠闡揚保存。達拉王哥爾的大君，不僅是該州的首領，同時也是該州印度教堂的首領。他有權力發這宣言是無疑的。但那些知道印度這一地方風習的嚴正，及被壓迫階級禁走宮廟附近一帶的公共街道等情形的人，看到大君此種動作的電訊時，却懷疑着別的階級怎麼會接受這一宣言。允許不入流的人走進寺院，是會使印度教的衛城的最主要部分起了破裂的。同情的旁觀者都希望這青年統治者不至遇到劇烈的反抗，他們都記憶起阿富汗愛麥虞拉（Amannullah）和他的改革這件事來。

可是這些恐懼，一忽兒就都消滅了。本州各地及最信正教的印度教區，都熱誠地歡迎這個新政策。達拉王哥爾以外信仰印度教的印屬各地，都盛稱牠是印度教寬容普遍的一大明證。印度社會改革家累世的工作，已在大君的勇敢作爲中明確地表現出來，印度的民衆思想已得有顯著的進步，而全印度的印度教徒，也都感激大君的領導。原只是一種單純社會正義的事情，却變成了一種高尚政治策略的作爲。

南印度的西岸，從好多方面看來，是一個很有趣味的地方。就地勢講，牠是印度最美麗的區域之一。馬拉巴，正如牠名字所指示的，是一塊襟山帶海的地方。一邊有着岡槽起伏西高止山脈（Western Ghats），在不久以前，還把牠和印度旁的部分隔絕，使固有的印度文化不出本境，不至受別地的影響而混雜。另一邊則阿拉伯海水衝着一種岩石嶙峋的海岸，比那組成印度東岸的一片平淡無奇的沙灘或窪地，要來得風景悠然。譬如中部的達拉王哥爾，忽地裏來了一陣急雨，跟着就是陽光四射，每一小山上都跳躍着小小的瀑布，山巔都照耀着亮晶晶的陽光，這還有什麼能比牠更美麗呢？或者你是喜歡海景的，那末，梵甘雷（Varkala）的崖壁，被波濤激盪得磷磷作響，印度陸地將盡處，那科馬林角所由題名的貞聖女神臨視着三大海的會合，這種種的美景，又有什麼能勝過牠們呢？

馬拉巴對於歐洲人必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英國的孩子，在書本上讀到了印度，總想有一天能去看看那些寺院，柳樹，礁湖和迴水，香料，以及栗樹紅木檀香等熱帶森林，和白象等。印度是從古歐洲就和牠有商業關係的。牠是舊約上沙羅門的航船所由取得象牙，猩猩，鸚鵡，黃金，紅木等等的地方。十五十六兩世紀中的探險家，范斯古大加買

度訪問記中寫下：——「事實上，在實行奴隸制度的阿瑟沙姆茶園中的勞動者，恐怕是文明世界上所沒有的了！她們是最不幸，最被壓抑的人類吧？」

以前，若從茶園逃遁，就按刑事犯處罰。園主有捕縛苦力的權利。現在，逃亡者則被殘酷地毆打。因之，逃之事實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各茶園都嚴密地與外界隔開，守衛在境界線上閃着炯炯的眼，不准出入。甚至勞動者睡眠的地方，守衛都要巡視。女苦力柯得現妮向維夷茨特利的委員會訴苦說——

「守衛夜間到房子裏來看守我們。雖在我完全把衣服脫掉的時候，他也會把門推開。甚至我們到廁所去，他都看守着，以爲我會偷跑。」

至於毆打的控訴，簡直不計其數。

所謂茶園，和監獄一樣，深閉着與外界隔離。久離家庭，而苦於急性傳染病或其他熱症的女苦力，從事着山絕早到深夜無休止的，過激的勞役，只得到很少的一點報酬。女苦力的賃銀，每月在五，六盧彼（譯者——一盧彼合中國六毛六分錢）以下，即好容易僅僅可以不餓死的額數。最近出版的「苦力」的著者，羌曼拉爾說：在阿瑟沙姆苦力的賃銀，不管物價如何騰貴，過去三十八年間，只漲過一次，苦力死亡率的大是當然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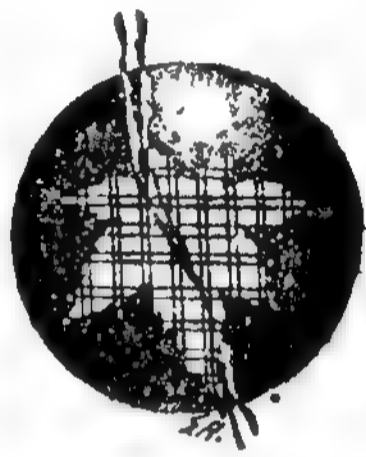
這是帝國主義的代理者們的「文明使命」。當維夷茨特利的委員們，訊問某女苦力「你喜歡茶園的工作嗎？」的時候，她「不！不！到那裏就死了！可怕地喊叫着，也是不足驚奇的。她並說：現在是沒有旅費，但若被放還，即途中一面乞食，也無論如何要想法子回家去。」

這些事實，只不過是印度勤勞婦女陰慘生活的一斷片而已。

(Vasco da Gama) 藍兒甫費杞 (Maister Ralph Fitch)

倪可羅康梯 (Nicolo Conit) 等，都到過那邊。牠就是葡萄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所控制而感着躊躇滿意的地方。印度最早的基督教派，甚至世界最古的基督教派，仍可在可陳和達拉王哥爾那邊找到。基督教，景教，一性論派，敘利亞基督教派，拉丁基督教派等具有歷史性的各宗派，也都流行着。印度這兩州的風景，點綴着基督教的教堂，正和印度教的寺院一樣的多。那時的印度國王，寬宏大量，對於由印度教改信的基督教徒，傳佈回教的馬拉伯商人，及白種猶太人之因不能安居於異教裁判所風行信奉國教的地方，而只得逃身於容納異教的地方者，都一律平等地允其居留。

爲什麼印度的政治重心會從南部轉移到北部，從沿海的各省移轉到陸地包圍着的旁遮普 (Punjab)，這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一理由可以說明爲什麼馬拉巴海濱會被選爲十五十六兩世紀中歐洲探險家的遊歷地點，初則經營商業，繼則佔領土地，那就因該地適爲歐洲與馬來羣島間的「半途亭」。當時有許多寶貴的東方香料，是從這些羣島輸入歐洲的。歐洲的屬地野心就想獲得這些羣島，獨佔那邊所產的香料。印度南部的西岸，恰好是一個做這種工作最便利的根據地。不過無論怎樣解釋，印度的政治則已確實地移轉到特里 (Triton) 和旁遮普。印度人生活的主要傾向，也是到印度的北部去，而克來拉就成爲政治上的落伍地方。很少人知道在孟買之南的海濱上，有一個多麼美麗而有興趣的地方，牠是富於歷史的會社，住着一羣人民，他們的生活，有許多地方是和印度的其他部分不同的。克來拉真可說是現在所能找到的印度文化不受外界影響的一個最好的榜樣。



孤軍張秋明訪問記

文斌

是初秋時節啦，還像黃昏天似的一面落雨，一面在雨絲中透露出縷縷的陽光；假使把雨代表惡勢力的話，那太陽就可以比擬着戰士，或者說孤軍罷！

這次孤軍爲了升旗問題，宣告絕食後，（在我執筆時仍繼續絕食）使我們深深地關懷着，但他們的住處門禁森嚴，沒法會見。我就訪問了在孤軍中惟一獲得自由的留着光榮創傷的張秋明先生。

當我踏進殘廢醫院，說明來意後。

「好，請裏面坐。」張先生乾脆地回答。

二十幾歲的青年，沒有客套和虛偽，他自管自地在前面領路，走進了一間小房；舊寫字檯上攤着畫具，壁的四週綴着畫和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屋主人是軍人？畫師？我懷疑着。

我們還沒坐定，另外一位先生——後來知道他姓沈，是醫院的服務員，看上去他們是好朋友，熱心地提議着：

「我看，先談談張先生的歷史罷！」

「我這個人，不大會講話。」張先生勉强的笑了笑，彷彿包含着「要原諒我的呀」的意思，「我是保定人，現在是沒有家鄉的遊子了。祖父在南京做生意，居然也賺了大錢，但被軍閥弄到家破人亡

。祖父死了，父親討了繼母後，家裏沒一個喜歡我的，就決心要到外面學藝，後來被人家騙賣，幾次逃出來，又險些兒溺死，末了，到漢陽兵工廠做修理槍械的工作，再到上海做銅匠。」

「嘩啦啦！」風吹着窗外的樹，雨點斜進屋裏來，張先生大概爲了保護畫具吧，想關窗，可是他的一隻手太吃力了，沒有成功，還是請沈君幫忙。

「你怎麼會加入軍隊的呢？」我想起了這個問題。

「我並不是爲了吃飯纔當兵的，在沒有打仗的前幾天，風聲很緊，我就想：『他媽的，上戰場去，』但一直沒有實行，到八月十一那天，我在路上被他們硬拖去扛麻袋，沒有休息的接連一天半，只吃了一頓飯……」

「有工錢沒有？」

「工錢的屁！吃棍子。我後來實在做不動了，木棍子抽得我一條條多粗的痕，我怨透了，我的脾氣使我受不下去，纔決心報仇，到第二天（八月十二）下午二點鐘模樣，就趁個機會一溜烟奔到八十八師自願投軍。」

「就是這樣投了進去嗎？」

我這句話顯然是外行了，自然要經過手續的。

「八十八師問我會做什麼，哼，我會修槍，也會開機關槍，並且當面試驗，很幹資格做一個小兵了！」

他常常在說到中腰時，話停頓下來，望望我，彷彿小孩子怕生似的，又擔心地問我：「講得太細碎了嗎？」或者：「這段沒意思罷？」

他很愛像教師在踱步的姿態：背着手。可是，他握着的不是手却是空洞的袖管，他的左臂斷了。

「以後呢？」

「就跟他們作戰，有一次我們進行反攻，却被敵人圍住了，因為我路徑熟，在前面領路，又用文跟印度阿三說通，纔把一連人撤退出來。後來看情形勢更危險了，團長說：『誰願意死守四舉手！』許多同志都熱烈的舉起來了，我也把手舉得高高的。」

他雖然只有一隻手，但憑着這隻手，他裝着手勢也够表示當時緊張的情形了。

「我們在四行倉庫的外圍掩護，敵人使我們的週圍都着了火，我們像餛子似的被裹在中間，眼見得立時要死了，但八十八師的人是從來不怕死的，爲着多守一刻是一刻，我們設法救火，我在火燒得最旺的木行中尋出七八架滅火機，自己背了二架，一路上撲過去。在忙亂中連長親自傳令：『退到四行倉庫去。原來這時傳令兵已經掛了彩了。』」

他有些興奮了，由不純粹的普通話改說上海話後，他慢慢地說得順口了，態度也比較以前自然得多。

「在四行倉庫中，我們最主要的是做工事，把

沙袋疊得七八層樓高，一有機會就訓話，實在累了，纔守崗，守崗在我們算是休息了。我們又渴又餓，裏面只有幾缸水，二麻袋米，冰塊倒蠻多；好，大家不許動，米和冰糖煮稀粥，水每人喝到半酒杯。沒有砲，但怕被敵人知道，就把響腳的砲彈放在最高的七層樓，用榔頭「砰」的敲出去，居然也「轟」的爆炸了。噲，空城計！」

他苦笑了。

「有一個同志，很老的年紀，」突然，他的聲音提高了，笑和孩子氣消滅後，他的臉孔是嚴肅和堅潔的，「在身邊圍了七八個手榴彈，手裏也拿一個，爬到最高層樓，看，看見一羣敵人來了時，縱身跳下，同時手榴彈也擲了出去。敵人都死了，他自己可也犧牲了。」

看了看他坐着的又矮又小的木板箱，（唯一的凳讓給我）了半天抬不起頭來。我知道他沈浸在控制不住的情感的痛苦中，不願去打擾他。

暫時是沉默着。

「終於給敵人攻破了，那時同志們在裏面作第二道防禦工事，我獨個兒在守崗，看見有七八個敵人進來了，」低聲地，好像敵人就在這屋子裏，我們都跟着他故事的發展屏息着，「我心裏想，一個人是打不過他們的，就輕輕地爬進了麻袋，身軀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我用力抱住柱子，把自己的筋脈壓緊着，不使抖動，同時慢慢地把槍舉起來，上端貼着臉孔，下端貼着屁股，摸一摸腰邊，還好，還剩下幾顆子彈，很困難地沒有聲息地裝了進去，再把麻袋戳個洞，把槍口對準了敵人，外面的槍砲

轟炸聲，在這時的我聽來，特別地響亮，可怕，身體滾燙，彷彿浸在沸水裏，皮膚發着燒，從麻袋裏看出來的一切都是恐怖和猙獰，我等著等著，等他們集到門邊的機會，「拍拍拍」槍機發動了，三四個敵人應聲倒在地上，其餘的狼狽逃去。我還喘不過一口氣，同志們都拉着我的手說：「好秋明，救大了夥兒的弟兄！」

在漲紅着的臉上，眼睛雪亮——戰士的嚴肅！接着他欣慰似的說：

「這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事了。我的神經就此震壞，到現在有許多事都記不起來，臉孔和屁股上也起了泡。」

雨停止了，太陽透過玻璃窗要進來，房間裏充滿着強烈的光輝，國旗證許似的飄動着旗角，浴着熾爛的陽光的獎章也彷彿在鼓勵他。

我們都被他的話感動了，連愛動的沈君也把眼瞞停在張同志的扁闊的嘴上。



●圖畫實景，手右的圖實有運用他

「你的手臂是怎樣受傷的呢？」我明知他講得太多了，也許會疲倦，但總不肯放過這個重要的問題。

「還是接着剛纔的話下去罷。」他却越講越起勁：「從大場失守後，上海是守不住的了，我們就開始撤退，但撤退也是要掩護的呀，我決心要保護同志們先走，自己寧願最後一個退。就和另外五個成了四行倉庫中的四行倉庫。後來一個同志給火黨倒了，我勸他去休息，自己代替他的職務，每十分鐘丟一個炸彈，作為掩護，丟了許多，同志們快撤退完了，我正想再丟下去，將要丟時，班長在下面低聲地喊我，『快走！快走！』我回過頭去看班長，左手臂上突然的中了敵人的子彈，手裏一鬆，手榴彈就掉下來，一半在外面，一半在裏面，我機警地立刻從沙發上故意跌下去，胸口上還爆炸着一些，摸一摸手臂，嘿，手臂已經像毛巾似的可以絞過來，肉和血都混糊了，軟棉棉的一團。」

沈君謹慎地把張同志的外短衣脫了，露出沒有了臂膀的肩頭，再掀起汗馬甲，胸膛上嚇然一個傷斑！

當他被他的朋友解開扣時，他像孩子般的說話，從他的動作上還流露出坦白的稚氣。真的，我不光是尊敬，同時，也產生了親切的友愛。他在戰鬥時用性命保衛我們——也保衛了沈君，但現在是輪到了沈君和我們來愛護殘廢了的他了。

「但這時人都走光了，」他一些沒發現我在想些什麼，仍繼續下去，「我只只好支撐着起來，但走了沒幾步，終於又倒下來。一個外國人以爲我死了，

來拿我的槍，但我的槍是跨着胸背的——槍就是我的性命，即是我真的死了，也要背着它——他拖就這槍帶人都拖過去，看見我還有呼吸，就送我到醫院裏。

他看着創傷，彷彿談論着別人的事似的：

「把我的手臂鋸了一次再一次，好幾趟到了太平間又出來，誰曉得到今天還沒有死。」

外面傳來了歌聲：「看準那敵人，把他消滅，把他消滅，衝啊！」唱得並不好，可是沉深，有力！跟着歌聲在門前經過的也是一個殘廢者——木杖代替了腿。

「是的，沒有死，你以後打算怎樣呢？」

「我殘廢了，沒有關係，再去作戰。還有嘴可以把我的經驗講給小弟小妹聽。左臂沒有了，還有右臂，就利用我的右手我現在正在研究無線電報，肥皂和圖畫，萬一不能生活的時候，就靠它們過活，不過我的畫是完全自修的，很希望有人指導我，這是我學了二三月來的成績。」

他指着牆上的畫說，原來那都是他的作品。是軍人，也是未來的畫師，和剛纔的懷疑解決了。看到一張謝國長的畫像，我問他：

「你時常跟謝國長見面嗎？」

「我雖然住在醫院裏，也常常要去看同伴們的，但最近昇旗的事情發生後，就沒辦法見他們了，所以格外的掛念，連巴望各界人士都加以注意和尊敬。」

我向他要了幾張照片和一張畫，並請他給本刊題幾個字，他說：



張秋明近影

「我題幾個字，可不是容易的，從小沒讀過書，都是東問一個西問一個同學上的。」

我懷着莫大的敬愛和他告別，想着：張秋明同志是在不斷的掙扎中生活着，新中國也在不斷的戰鬥中長成了。

當我走出那醫院，兩絲雲片已被早秋的微風吹得一點沒有，高爽的天空，碧藍的天幕，燦爛的陽光，還有那小雨後的一切清鮮的景色，把宇宙點綴得格外美麗可愛！我在那一羣壯烈可敬的孤軍的後面彷彿瞻望到了新中國的前途！

在路上，我想到了前幾天，他們一羣三百多人，爲着懸掛國旗而被萬國商團白俄隊干涉的事件，心頭又不自禁地蒙上了一層陰翳與悲痛。我們還沒有真正地失掉我們的祖國，而行動已經是不能自由到如此！每個有志氣的中國人，該怎樣奮起鬥爭啊，趁現在這時候！

新舊時代

開光路

x x x x

我不知道用怎麼樣的腦力喚起我那一段生活的回憶。忽然有一天我感覺着家裏的景況非常寂寞，我再也聽不見父親底熱烘烘地和母親爭執的聲音。我時常想着父親沒有死，還活在別一個世界。但是我又分明地知道父親已在兩年前死在一個寂寞的村子里，那裏，不是他自己的家鄉，是他經常爲着他的事業而奔走的一個旅途中。

我時常能想到在他墓地旁的蘋果樹枝上，有一羣漆黑的烏鴉巡迴地飛行，經過蓋着紅色陽光的碧綠的草地，飛回牠們墓後的老巢去。當我每次想到這樣的景象，我總用迅速的眼光偷視我的母親，有時我發現她用着她所有的勇力在那裏微笑，頰上壓着燦爛的光；有時她的眼睛裏却濕着晶瑩的淚點。

這時我們貧窮地住在這古樸的太原城裏。除開我自己以外，我們家裏有我的母親，同玉我的妹妹，外祖母，和一個年老的男僕人。

我們住的那所屋子是一所古舊而簡單的。那裏有一個大的，破舊而蕭酒的院落，院落裏有火磚砌成的花牆，到了夏天牆上便爬着各樣顏色的牽牛花。房子的後門口有一間成年都沒有進去過的黑房，房裏有一棵穿出了屋頂的老樹，據人說那是漢朝

遺下來的古槐。

這一棵古槐樹並不是簡單地屬於我們所住的這房子，它有着三個住宅的主人，爲了保護這株樹的香火，三間住宅的主人共同造了這間黑房子。

我們隔壁的房子原來有一位漂亮的中年男主人，他經營着皮貨商業，前年的秋天因爲皮貨漲價，他得了一批意外的贏利。因此他的母親便時常拿着漢煙，手裏捏着用紅紙捲着的香，扭着蹣跚的步子，向着我們後門外面的人說：

「你們年青人也該來給這樹神燒點香呀，我吃了二十年的窩窩頭，現在也看見兒子賺了錢呀！」

這老太婆矜矜地發過了這樣的議論，便拐着急促的步子，連香和漢香袋一塊兒扭進了樹房去。

「樹神菩薩，一切都好，都很好啊，菩薩，我這裏燒着香，給您道謝啊！」

這樣使我聽着有一點可憐的聲音，和帶着微味的煙灰氣時常散發在寂寞的黃昏的院落裏。

這位皮貨店主家的老太婆，別人說她有一種怪脾氣，她喜歡在白天裏睡覺，半夜裏起來。起來和睡覺的時候，一定要坐在床上，盤着腿，合着眼瞓，念一遍沒有人能够聽得明白的佛經。有時她半夜裏會無端地哭鬧起來，像野馬一樣地滿房翻滾，說

有人在樹神前面禱告，要她早點離開她的家和兒子。

每次經過了這樣的自己吵鬧以後，她自己一定要到樹房裏去燒香，用着可憐而滑稽的聲音說：

「樹神老爺，不要聽別人的話短了我的壽命啊！從我的丈夫死後，我都是做着清白的寡婦的啊！」

她最不願意別人問起她的媳婦來，如果有人問她：

「你的媳婦怎麼老住在娘家？」或者開玩笑地說：

「你不怕你的兒子真成了小烏龜麼？」這樣的話時，她便要立刻和人大鬧，然後再用她以爲最殘酷的報復，請求樹神處罰他，滅他的壽命。

「小烏龜是他兒子結婚以後的綽號。因爲在他結婚後的第四年冬天，有一天晚上，是一個將近新年的夜裏，皮貨莊的人來告訴老太婆說：

「我們莊裏要結婚了，你家的小老闆說他今天和明天晚上都不能回家來。」

當時老太婆笑嘻嘻地說：

「告訴他，我不能替他看管媳婦啊！」

後來，不知是那一天，這媳婦便被老太婆送回

娘家去了。鄰舍便背地裏都說這老太婆的媳婦不規矩，都叫她的兒子是小烏龜。

因為喜歡看那拿着香，伏在地下作禱告的老太婆的有趣的樣子，從此我也就關心了那棵古槐。我時常對它有着奇異的思想，我覺得它有感覺，它理解人的思想。當我要想作一點不讓人知道的事件時，我總怕那樹知道。

樹房對面有一個小的廁所，那是在一個牆的拐角上，不是去樹房或特別去廁所的人，絕對不會看見那地方。原來我很大胆地去那廁所裏，我沒有想到害怕什麼，後來每當我去廁所時，總抱着很不自然的心情，我覺得我所幹的什麼樹一定都會看見。

有一次，是在一個非常冷落的秋天的下午，我正走向樹房的那個小巷子去的時候，忽然聽見一陣從樹房裏發出來的極淒慘的哭聲，從這哭聲中我明白地辨出那可怖的老太婆的言語：

「樹神老爺，你太慈悲，讓我的兒子活著！如果我的兒子冒犯了你，我願意替他去！請你今晚讓他的病好啊！」

秋天的風吹着地下的沙沙作響的葉子，老太婆把哭泣和言語壓到最低的程度，模糊地參雜着那在地面上移動的樹葉子的聲音：

「……樹神啊，饒恕我！……我懺悔我以往所犯的罪惡，……兒子不是我丈夫的，是我丈夫死後我和米店王二生的。……我虐待了我的媳婦！……」

淡紅顏色的傍晚的陽光從屋頂上射下，照着禱告着的老太婆慘白的臉，她的眼光暗淡而凝滯，像死人的眼睛一樣。她又繼續說她最後的禱告的話：

「神，憑着我這三年敬給您的香火您原諒我，讓我的兒子活罷！」

她正說完了這句話的時候，樹房旁邊的後門被推開了，進來了一個少婦，是她同院子的房客家的女人，帶着黯然而緊張的神色，投了一塊手帕給老太婆說：

「你的兒子落氣了！」

我不敢再向着樹房的巷子前走，突然的恐怖使我的知覺麻痺。當時好像有許多極可怕的臉圍繞着我，像有許多立刻便要發生的可怕的事，和子彈似地打在我的身上。

一陣由近而遠的哭聲慢慢地消滅了，老太婆已經跟那報喪的女人走出了後門。

風在我的後面旋轉，樹葉子在叫囂着，順着風和樹葉子的聲音我回到母親住的房裏。

那天的夜裏我發了高熱，合上眼睛就看見那可怖的禱告的老太婆，和站在她面前的青臉高大的樹神，從那天起我病了。

這時我的腦子裏開始有了一個鬼的觀念。人的活與死跟這樹神都有關係。樹神是凶猛的，人死了以後也是凶猛的，這凶猛的活的东西就是鬼。我睡在床上時一定要母親坐在我的床邊，跟我說些快活而有趣的故事。當母親走開，我便聽見許多奇怪的聲音，時常像有一個陌生的人來到我們的房頂上，揭着房上的瓦要跳到房裏來。這個陌生的人就是被樹神抓了去的老太婆的兒子。

兩星期以後我的病好了，我告訴母親我再不願意一個人去那廁所裏，因為去那裏一定要經過槐樹房。母親說：

「你這傻丫底想法；因為老太婆燒過香，你才覺着樹是活的，我們在這屋子裏住了一年多，你看見了什麼嗎？」

「什麼也沒有看見。」我說。我心裏想着，也許我後來會看見什麼的。

「那麼你怕的什麼？」母親嚴厲地問我。我不知道應該說我怕什麼。我想說怕「鬼」，但是我不好意思說，因為我沒有見過鬼。

「你到底怕什麼？」母親的眼睛裏發着藍色的光，她說話的聲音提得比往常高了一倍，她的態度和聲音都有一點使我的身體發顫。我不敢再說我怕什麼，但是我一定要說，要不然我就得一個人走到那間槐樹房的跟前。

「我怕隔壁那死人！」我說。

「人死了就被活人埋了，知道嗎？」母親說。

「有鬼。人家說人死了要變鬼，紅毛綠眼睛的。」我說。

「人死了什麼都完了，好像燈似地滅了。人死了要變鬼這話是沒有知識的人的。我就沒有見過鬼，這是假話，」母親說，她的臉上的表情好像證明她這話的意義很忠實。

我有一點相信母親說的話：「沒有鬼」，「人死了就像燈似地滅了」，但是那個老太婆不是瘋子。她為什麼時常一個人在古槐樹房說話，她一定在樹房裏看見了什麼。我想母親一定因為不信這個，所以她不會看見。樹一定有神，並且外祖母向我說過門也有神。不說門的神不害我們。它像我們的朋友一樣：所以人都不怕它。（未完）



今年的繭市

吳新野

在江南，初夏是一個美麗的季节。

初夏的風，帶着一個希望的影子，和美妙的夢幻，在江南的每一個農村角落裏吹着。它把山上的枇杷吹得黃熟了，把簇上的繭子吹得白硬了。那些蠶娘的臉上却瘦了好些；可是，往年的現在，她們的瘦臉上，也許會泛溢着一層平常不經見的自慰底微笑。然而在今年，那微笑却已變成了哭喪！

照樣地，幾天來雙塔村茶亭裏的墻壁上，在那些醫生廣告和商店招貼的旁邊，又增加了一張嶄新的招紙：「信大春繭行准于六月一日開秤」，同時，兩旁還註着兩行小字，那便是：「雙宮薄皮一概不收」，及「土種照市一律七折」。鄉下人飼育着好蠶的，看了那張招紙，便會把緊鎖着的愁眉舒展一下，那被一個多月來爲了養蠶而疲憊的精神，也不由得振奮了。但是，許多同樣辛苦了一個多月，結果連一隻繭子花也見不到的人，陡的望着那張觸目傷心的招貼，一種失望的悲哀禁不住湧上了心頭；於是，便悵悵地對着那張招貼，嘆了一口冷氣，沒精打彩地踱開了。

近來的西河鎮上突然活潑了起來；那一列白牆上四個「信大繭行」的壁窠大字，已很有力地睜大着眼睛，睜着對岸那朝陽樓茶館，茶客們除了一般沒有繭子賣的不願對它望一下外，其餘的人却對着它在做一個美麗的夢——雪白的繭子可以到那裏去

換來一疊一疊花花綠綠的鈔票。

今天的信大繭行門前，除了原有的一塊廊棚外，又臨時搭了十多丈的一個蘆蓆篷，直接到一頂小木橋底下爲止。一列平屋，約莫總有三四十間光景，在東首的二十多間，就是烘灶和繭房，外面五大間是繭行的正屋。廊棚裏裝着攔腰的木橋，那兒掛着兩枝大秤，兩位「特請」來的秤手，却高傲地分左右坐在高凳上，有點像寺院門前的兩座石幢，但在他們臉上却找不到一絲兒表情。那位「看牌」先生則忙着在每一隻籬裏看貨估價。

繭行門前的兩個背着盒子砲的宣撫班員，和幾個徒手的「警察」，是儘無聊地在那兒踱來踱去，或抬起睡眠不足的眼珠子來，打量着那些挑繭子來和捐空筐去的農人。

一担一担雪白可愛的繭子，從四鄉趕上這西河鎮上來，不消幾個鐘頭，這信大繭行門口就給擠得水洩不通，甚至有從一早到這裏，而現在還沒有牽上秤鈎的呢。

「嘿！一秤（三十斤市秤，現用舊制二十兩老秤祇折實二十斤）繭子只有五塊錢，而且還是欠賬——真是笑話如今賣繭子也有欠賬的了，現款不知幾時能够拿得到手，自家的桑葉白吃了不必說，但是向人家兩塊錢一百斤去買來的桑葉錢終究要還的，——在每一個擔着空筐而回去的鄉人，看着手裏

那張「不能兌現」的繭票，都不約而同的這樣歎息着；可是那繭行的篷子裏，却依舊不斷地有許多人在擠動，論斤爭價，吆喝乞求的聲音儘在周遭繚繞着，就是門前那條平時冷落得像死河似的小浜裏，這時也繫滿了一條一條滿載着繭子的小船兒。

「鮮繭二十斤，四元八角。」秤手連斤兩帶價錢一起報了上去。

「噢！二十斤四元八角！」寫聯票的人像會場上紀錄似的答應了一聲，歪歪斜斜地在聯票上用草書行楷寫着，落筆是非常的迅捷。聯票經過兩個人的傳遞和叫唱，纔和繭筐一起送到了鄉下人手裏；於是他連忙走到西首「領款處」去，向那個像火車站上售票窗一樣的小洞裏去取現款，然而雖有「領款處」，但却無款可領，據說所有繭款須等半個月以後方可領取。並且每一塊錢，要除一角「區務捐」和一角「治安捐」，故繭戶們實際一元只有八角淨到手。

「先生，先替我秤了吧，因爲我路很遠呀！」一個中年婦人在向裏面的秤手說。

「空筐拿出去，來！」

「遞過來倒！」幾個倒繭子的快役，這樣從鄉下人的手裏接過了繭子，去傾倒在一隻繭行裏特製的大扛籃裏，然後將繭子送到秤鈎上去，再把聯票及空筐一起來還了鄉下人。

「媽的，去年市秤也要五六十塊錢一担，並且還立刻可拿現錢，今年給這勞什子的什麼會來收了，用了二十兩大秤只有廿多塊錢一担，還要欠賬，還要扣什麼捐什麼捐，鄉下人的日子真不能過了！」

「可不是，辛苦了一個多月還要賠本，但是不賣給他們，誰又能够去放在家裏出蛾呢，唉！我們幾時再能過太平的日子了呵！」

大家在咕囁着，心頭彷彿積着無數怨憤在沒地方發洩，然而在這勢口又不敢暢所欲言，隨便說話，雖然明知他們的壓迫剝削和橫征暴斂，但却也敢怒而不敢言；那些毫無反抗力量的農民，除了忍着痛苦，任人宰割之外，還有些什麼法子可想呢？

「快點，先生和我秤了吧！」

「慢慢地，一個一個全要秤的。」

賣繭子的鄉下人不斷地催促，希望自己的繭子早點脫手，好像遲了恐怕會沒人買一般，但秤手們却慢條斯理地把秤梗這門一翻，又那麼一橫，眼睛却盯着秤梗上一點一點的銅星，「二十斤」，「十九斤」的喊着。「看牌」先生只優閒地反背着手，走到這面扛籃裏翻一下，聽到那邊的繭筐中撈一把，機械地報告着價錢的分等。

「十九斤半，碰滿了五元吧！」

「先生，我們三十斤市秤一點不差的，怎麼變了十九斤半？加一點，這繭子是我們雙斤頭（好蠶）的。」

「今年不是市秤，二十兩秤你還不知道？五塊錢碰頂，人家比你更高硬的也只有二十五斤，這裏欺衆不欺一，不是買你一個人的貨色……」

「不，請你多少加一些，我們很遠的跑來，早飯還沒有吃啦！」那女人哀懇着。

「加一角！」總算發了一下慈悲心。

「……」

時間是一小時兩小時的過去，已經是吃中飯的時候了；於是繭行裏就將那扇木柵門關了起來，讓外面擠着的人儘管去擠着，木柵裏面却是靜悄悄地走得一個人影子都不見了，祇有幾隻空的扛籃却仍舊無語地在那兒蹲着。廊簷口站着的兩個宣撫班員與「警察」，却已換了班。

山的頭頂，如果有時辰鐘的話，這時總該有兩點鐘敲過了。

田岸頭，後堡，陸村的幾處砂條路上，挑繭子的人是唧接着在向這裏來，河浜裏的繭子船也忙碌地在來往着，繭行門前的人却越擠越多了；但是那扇木柵門却還沒有開啟，裏面只見幾個伙役在整理着扛籃上的繩索。

「喂！快開秤嗎？」人叢中有些性急的人，伸長着頸子向裏面這樣問。

「快哩！快哩！」是裏面一個伙役在不耐煩的回答。

「噫！真是繭行老爺，一頓飯也要吃一兩個鐘頭的。」

談笑聲，怨恨聲，咒咀聲，很雜亂地在周遭蕩漾着。

繭行的木柵門開啟了，於是大家又像施粥廠前的饑民似的擁了上去，把一筐一筐的繭子擱在肩上或頂在頭上，向木柵裏送。

伙役們又拖起了大扛籃在倒「煞」，「插」，在鄉下人看得很貴重的繭子，到了他們手裏全變成了柴草一樣的隨便了。

「這繭子都是響頭；不要，不要！」看牌先生伸手在一隻扛籃裏翻了一下，握着一把有幾個白繭子上沾着紅漬的繭子這樣嚷。

「拿去，倒回去！」伙役說着就把扛籃送還給了那個面上罩着一層憂鬱的小夥子。那個小夥子失望地接過了扛籃，但是他還希望繭行裏能夠通融一下，讓他把繭子賣了下去。

「先生，請幫幫忙，貓貓虎虎地秤了吧！」然而所得到的回答却是：「去！去！不要！」和一副像閻王一樣，冷酷的面孔。小夥子雖然覺得有點憤

呢。

「這繭子薄衣頭太多，而且小，真像葡萄壳，二十斤四塊錢賣不賣？」

「那繭子雖然小，却是硬的，是老虎牌，先生你喝準確了。」

「誰會看錯了你的不成？」

「四塊錢二十斤廿兩秤，只有二十隻洋呀！」

「……」

他再嘮叨，裏面却不再理睬他了，他們又在秤另一隻扛籃裏的繭子。

「二十一斤，四元六角。」

「什麼？上半年二十斤也有五元，現在多了一斤，反而少了四角，先生弄錯了吧？」

「早晚市價不同啊！噫！早晚市價不同，你知道嗎？」

「……」

繭子是愈擠愈擁，然而繭行裏却把市價越跌越低，上午和下午居然已跌下了三四元一百斤，但是每塊錢扣二角的捐款却不能缺一分的，並且究竟到幾時才能够免取現款還是杳杳無期。

「他媽的，咱情願帶回去抽絲的，繭行老闆不帶錢來可以空手收白繭，況且還用了大秤低價來榨取咱們……」倔強出名的阿龍，挑着自己的繭子噙咕着回家去了。

「對啊！我們賣掉了繭子仍舊沒有錢見，還不如燒繭子頭去，反正今年棉花貴了，我們鄉下人也好開氣開氣，做件絲棉衣服穿穿。」油嘴根賣抹了一抹嘴巴，打着順板說。

然而，一直到太陽甩過了縹緲峯，信大繭行門前還依舊沒有鬆動。

於是，現在那些有繭子賣的人們，也和一般沒



二二先生

蘇林

二二先生尋到了那霓虹燈織成的××旅館的牌子，匆匆的跨上了電梯，小心地摸了摸身邊剛才發下的薪水，心裏是高興的。他想：行裏正鬧着裁員，自己說不定有被裁的可能，今天居然承吳經理的舅子，陳科長的弟弟，還有陸先生等來約我，也落得去巴結巴結。他這樣想時，已到了三樓。

一拐一拐的走着，在三百零五號的門口他站住了。

剝！剝！剝！

門開後，一陣笑聲從裏面傳出。

「噢！二二先生來了。」

「對不起，累你們久等了。」二二先生雙手合在一起，鞠了一個九十度的躬。

「請坐！請坐！今兒我們大家是隨便聚聚的。」

於是一陣寒暄過後，問茶房要了牌，大家就坐下來了。

「又一百塊底吧！三十和起翻，小輸贏，解解厭氣，實在這個年頭兒太沈悶了。哈哈！哈哈，哈哈……」吳經理的舅子這樣說。

「好呀！好呀！」

大家和着興。

祇有二二先生不曾響一句。他想身邊祇有七十多塊錢，要做一個月的家用，自己是一個小職員，怎麼能够比得上人家？可是要靠他們在經理的面前說說好話，又不得不敷衍。

「好呀！一百塊底。」話也終究在二二先生的嘴邊送出來了。他裝得非常的鎮靜而不在乎。

在劈劈拍拍的聲音裏，二二先生身邊的錢碼，是漸漸的少下去了。他開始有些反悔，他覺得自己不應該來和他們交際，他們有的是錢。……於是他面部漲得通紅，手也有些顫抖了，心裏是非常的不安。

然而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牌上面，誰也不會注意到二二先生的窘態。

隔房女人淫囂的歌聲，不住的傳過來。

吳經理的舅子也心動了，他覺得還需要女人的刺激。於是想到要叫幾個嚮導姑娘來玩玩。

接着是徵求着大家的同意。

又是一陣好好好的聲音。

茶房來了。

「你替我去叫四個嚮導姑娘。××社的王翠娟，李愛弟，林愛娜，還有五小姐。……」陳科長的弟弟是精於此道的。

「我，我不要，我有些頭昏，你們去喊吧！」

二二先生是知道他自己的。

「哈哈！哈哈！玩玩好了，叫來了你才說好呢！林愛娜的身段多嫵媚啊！那富於曲線美的身體，真够動人的。……」

沒有得到二二先生的同意，茶房却早就出去了，他是懂得少爺們的玩意兒的。

六口以後，二二先生總算翻了一些本，心裏也比剛才輕鬆了些。

嚮導姑娘來了。

這班可憐的女人，隱藏了自身的苦痛，扮着妖

種淫樂的氣氛，在少爺們的心裏蕩漾着。

這時，二二先生覺得和這般人混在一起，是快樂的，國家事，管牠媽的。他忘了一切，他忘了自己是一個小職員，他覺得快樂。

突然，「碰」的一聲，二二先生和王翠娟跌了個筋斗了。

大家不約而同，幸災樂禍的笑着。

「所謂二二先生者，其此之謂乎？」一位愛講俏皮話的陸先生拉着古文的調子說。

二二先生好像害羞似的好容易從地上爬了起來，大家更注意到他那一隻又瘦又細而蹙着的右脚。

「王翠娟，誰叫你去坐在他腿上的？」

王翠娟笑得口也合不攏來。

這一幕喜劇完了後，大家又繼續的又下去。

二二先生大概是跌了一交，倒了霉吧？他身邊的錢碼，又漸漸的移到別人那裏去了。他心裏很着急。於是借着頭痛的名義，請王翠娟暫代，自己却坐在一邊呆呆的癡想：

他鬍鬚看見妻子罵他沒有錢，為什麼要死裝闊氣？死要面子？沒出息的東西！國家已危急到如此地步，還要出去享樂。他更想到：留在淪陷區域裏的父母，正過着非人的生活。他自己覺得是一個罪人。他對不起國家，對不起父母和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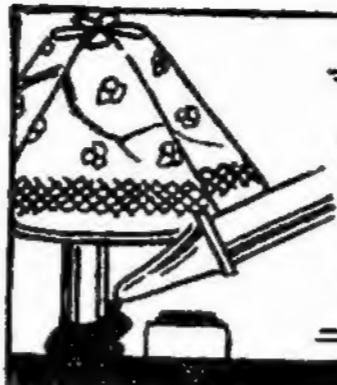
他想這七十塊錢的薪水，一月的血汗，今夜不知還能剩多少回去？他底心沈重得快窒息了。他看看小吳，陸先生，陳科長的弟弟，仍舊那麼得意忘形的，他低低的嘆了一口氣。

這時隔壁又傳來了淫囂的歌聲：

「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人生難得幾回醉，不歡更何待？……」

整個的旅館，包圍在狂歡的春色裏。

創作選載



一個掙扎的少女

碧水

一個春天的下午，天是陰森森的，在下着濛濛的細雨。這時，我正翻開了那本圖書館裏借來的小说，預備閱讀；忽然家人告訴我，有人來看我。

我抬起頭，見站在我面前的，是那別了二年來的清雨，她的頭上，衣上，都給那雨絲打溼了，身子似乎比臨別那年，長了一點，但卻瘦

了許多，臉上掛着一絲苦笑，但看得出內心中，有蘊藏着無限的悲哀。

「唔！清！二年不見了，我看你似乎瘦了些，你近來可怎樣？」我說着站起來爲她倒了杯茶。

「瘦了嗎？」她毫不遲疑地回答。

「是！怎麼兩年來音訊全無，我到處找尋，但總找不到你。你近來可怎樣？」我因多少有點知道她的苦衷，所以更關心的問。

「妳找我嗎？那可太累妳了；我二年來的生活，造成了一幅慘痛的圖畫。」她似乎很興奮似的，喝了一口茶，又繼續的說：「二年來除了掙扎，奮鬥以外，便是苦悶。近來，我正又處在苦悶的境地裏呢！」

「……」我默默地，想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話來。

「妳可記得，在二年前，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天裏，大考完畢了，我因着某種問題的關係是失學了，於是在那一個冷冰冰的冬天的黃昏裏，開始與妳別離了。那時的情景，我真不願回憶。此後我爲了恐因我而妨礙妳的學業，所以不願與妳通訊。」

「在那年的春季裏，我在無可如何之中，只好等在家中自修。但是因環境的不宜，自修終於是失敗了。」

「光陰過得真快，由春季而轉入烈夏，於是我便開始走入我的掙扎道路。在那年的暑假裏，終於給我找到了一個學校，允許我免費入學。可是難的問題真多，家中又不允許我這樣的舉動。原因是不出錢，受人家的教導，那是丟臉的事情。況且這樣大的女孩子，還要出去幹什麼。後來經我再三的要求，總算是允許了；於是在一個新秋的季节裏，我又重新跨進校門，去過那美麗的學校生活了。」

「可是不幸的遭遇，隨即降臨到我的身上來了。不上二月，那個學校裏的校長，就是允許我免費入學的人，他卻用盡了心思，千方百計來誘惑我，請我看電影，吃夜飯，買衣料，首飾等物，來送給我。經我想法，把它一一的辭去。後來，這些事情，給我的媽媽知道了。她是最愛我的一個人，知道

了這些事情，當然是很不放心的；於是便勸我與這學校脫離關係，以免意外的危險。過了幾天以後，我看他的誘惑手段，愈施得厲害了，我自己也覺得有些害怕起來，終於照了媽媽的意思，在一天的下午，我推說我的家要遷至故鄉去的原因，要退學了。不料他還這樣說：「妳不求學了，回到故鄉去怎麼呢？等待着做少奶奶嗎？」「沒有辦法，環境不允許，我想目前終祇得自修，以後再想法掙扎。」我這樣答他。「又要說自修了嗎？妳不是因自修失敗而後到這裏來的嗎？」這句話，卻把我的心刺破了，懦弱的態度，又發足了，熱烈的眼淚，已不住地從我的眼眶中滴了出來。他叫我勇敢些，不要受環境的支配。他又鼓勵着我，生活不成問題，可以由他援助。他說着時，表示着一種得意的態度，用手掠了掠光亮的頭髮，一隻手插在西裝袴的袋裏，得，得，得，地在校長室裏，來回的踱着。

「校長先生，謝謝你的好意，我不忍割斷這偉大的母愛，一切都不能違命；時候不早了，媽媽在等我呢，我要回去了。再會！」我說着，站起來，向他告別，心中想任你怎樣的誘惑，我是不會跌進你的陷阱裏來的。

「妳自己已不勇敢，我也沒有辦法。」他狡猾地望着我，這樣的說。

「我向他告別出來，深秋的風，撲面的向我吹來，不覺有些涼意，亂字紙在馬路上打着轉。」她說到這裏，似乎很渴，又舉起了那杯茶，一口氣的把它喝完了。我又爲她倒了一杯，她繼續的拿起來喝着。

『以後怎樣呢？』我關心地追問着。

『以後嗎？』她似乎更加的興奮了，放下了茶杯，又繼續的說：『以後又是回到家裏，苦悶，自修，結果總是一無成就。有時，偶然地寫了一些不成樣的文稿，投寄到報館裏去，無疑地總是把原稿退了回來。』

『光陰是很快的挨了過去，日子是毫不留情地飛過去了半年；我呢？是那麼地，似苦幹，又似無目的地自修。』

『空氣是一天天緊張起來了，「八一三」的滬戰，將要爆發了；於是我的心，便活躍了起來，開始預備去盡我一些國民的天職，可是結果，我的心，又被那偉大的母愛捉摸住了。終於在八一三的那天晚上，跟隨了媽媽，悄悄地溜到了租界上。』

『此後我的環境，是更加的惡劣了，求智與求職的慾望，在我是感到切迫同樣地需要。於是在無辦法中，我寫了幾次自薦信，到正式的商號機關裏去，希望能跨進職業圈，爲社會服務。可是回信來了，都是戰事爆發以來，行業非常清淡，無須添用人員不能援助等話。無疑地我的希望又成了失望。我明知在這非常時期，百業凋敝的目前社會中，既沒有什麼技能，又沒有親友介紹的我，是跨不進職業圈的。但爲了自己既不能求學，又不願在家中閒散，更加上切身的感到，不得不急於要謀一職業，因此：就在報紙上登了一張徵求職業的廣告。大概是女性的關係吧，意外地卻收到了不少的信。經我仔細的考察下來，簡直沒有一封信是誠意的，大都是一些無誠意的，侮辱女性的來信。唉！像我這樣

的人，真是比難民還難，難民還有人救濟，還可以學習種種生產技能；妳看，是不是？我是多麼的痛苦呀！我的前途是多麼的渺茫而危險呵！』她說到這裏，顯露出十分痛苦的樣子。

我聽了她那翻話後，心中好似壓上了一塊重石一般的難過。同時我覺得慚愧，因爲我沒有能力可以援助她，只爲她感到一點同情罷了。

『別難受！我的清！與妳處同樣環境，而同樣奮鬥的女青年，在目前的社會中，真不知有多少呢？但是我相信，只要妳肯努力，不斷地掙扎奮鬥，我保管妳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我這樣的安慰着她。

這時，壁上的時辰鐘，已在報告着五點鐘了，時候已是黃昏了。點點的簷水打在地上，發出淅瀝瀝的聲音，彷彿是在爲她奏和着悲曲。

『啊！時候不早了，我要回去哩！』她站了起來緊握着我的手說：『今天很對不起，實在爲了那滿腔的痛苦，無處好訴說，終於在不知不覺中，我的脚步，又移向妳這邊來了，擾了妳半天，好得一切的一切，你是能原諒我的。』她說着，凝視着我。

『這是什麼話？我很希望妳能時常到這裏來談談，永久不要分離，妳我是知友，那一件事不可以談呢？』我邊說邊送的跟着她走出了大門。

淅瀝的細雨依舊不住地在隨風飄着。

編後語

這一期稿件依舊十分擁擠，而且都是較長篇幅的文字，沒有辦法，還是把法律講話，信箱及育兒日記等暫停。

本期的文字，值得介紹的有如下的幾篇：姜平的對上海女子教育提出幾點意見，是針對着現在上海的女子教育情形而言的。這是一個目前極迫切重要的問題，希望能因姜女士這一篇文章，而引起大家起來注意與討論。孤軍張秋明訪問記裏面敘述堅守四行倉庫的經過，有許多是其他報紙上從未發表過的。

上期我們會發了一張徵詢讀者意見表，承蒙熱心的讀者，紛紛投函，不吝賜教。歸納各方的意見，大概多數希望增加文藝作品，因此本期除登載關露的新舊時代外，又登了兩篇短篇創作。此後當再約請著名作家，陸續撰稿露佈，以副讀者熱望。

除了文藝作品以外，有一部分讀者，希望能多登一點關於內地婦女生活的文字。這，我們並不是沒想到，只因現在交通的阻梗，以及郵遞的艱難，所以雖則發信請各地的朋友們，爲我們多寫一點內地的通訊，但寄來的信件是非常之少。在現在狀況下，這一點，恐怕很難如讀者的所望。



嬰孩的營養(下)

吳曼青

在授乳的時候，有一種症狀是很討厭的，這就是乳頭的裂縫。關於預防的辦法可以參看上文所述。假使已經患了乳頭裂縫，那末要用百分之五的硝酸銀(5% Argentum nitric.)用消毒小棉花蘸塗患處每天一二次。假使痛得太厲害，那末在授乳前用百分之五的 Anesthesia 藥粉撒在乳頭患處，可以止痛。如果吸乳時仍有痛楚，那末可以用奶罩套上，或則暫時停止授乳一二次，或則用吸乳器將乳汁吸出以免乳積。若已因乳積而腫漲，那末還可以繼續授乳。不過，如果痛楚太劇，那末只好把乳部提高綁束，敷以百分一的醋酸鞣水(7% Liquor tann. acetic)濕包，同時停止授乳。如果乳腺腫漲至於化膿，那末要用手術開割排膿，用外科方法療治。

有些做母親的人，因為患病的關係是絕對不可以授乳的：例如重篤性糖尿病患者，重篤性肺結核病者，重篤性腎臟病者，或其他傳染病。如果授乳與嬰孩就可以戕害病者的生命。此外如患白喉症，或丹毒症或急性肺結核症的病人也不可以授乳，(因為要危害嬰孩的生命)。不過患梅毒的婦人，倒可以授乳，因為根本在胎內，就傳染給嬰孩了。如果做母親的因為上述的種種原因或則因為種種的社會問題不能自己授乳給嬰孩，那末最好就是找乳媽來代替。但是要找尋一個適當的乳媽也是不容易的事情。我們要很詳細的把乳媽的人品性格和身體健康檢驗過，同時也要注意到她所生下來的

小孩的健康狀態。在檢查的時候，要注意的是梅毒，除了檢查身體上有無梅毒現象之外，還要用華氏反應法檢查她的血液。第二要緊的是檢查嬰孩有無肺結核病(最好是用愛克司光檢驗肺部)。此外要注意的是檢查乳媽有無患白濁(即淋病)，沙眼或腸寄生蟲之類。如果有上述各病的任何一種病，那末不能僱來做乳媽。可惜有許多人都不注意到這些方面。其實以上海而論，僱乳媽真是很危險的事情，在貧苦的民衆裏不單只很容易有花柳病而多半不會醫治，即如以肺結核症而論更是猖獗異常。所以要特別小心，免致傳染給小孩而引起永久的遺憾。

至於乳汁的成份呢？這多半是我們中國人所最注意的問題。其實拿它來和上述的病症來比較，的確還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只要注意乳媽的乳頭是否康健如常(指乳頭是否下陷及扁平而論)，乳汁是否充足(用手擠其乳頭，看看乳汁是否直射而出)，乳汁內的脂肪球是否細小而一律(用顯微鏡檢查)就够了。不過我們僱乳媽的時候，還要注意她自己所生的小孩。如果她的小孩也很健康，那末乳汁是比較可靠的。(不過冒名頂替的很多，不可不注意！)在僱乳媽時我們要盤問乳媽生產到現在有幾個月，因為假使產婦是生產後不到三個月的話，牠的乳汁是可以應用的。不過有許多生產了好幾個月的婦人還想來做乳媽，並且說謊剛纔生產不久的，那末我們可以出其不意的查問她，問她的小孩有幾個月了，她往往沒有注意到這層就老實地說出真話

來了。不過生產不久的婦人也有她的特徵，就是兩個乳部特別漲大，緊漲，同時乳頭也特別有一圈很大的帶紫黑色的紋。我們只要稍加留意就可以辨別出來了。

此外我們也要注意：假使一個小孩在生下來的時候就有梅毒的話(遺傳梅毒)，那末切勿不要僱用無病的奶媽，免致這個奶媽無辜的傳染了這種病症。此時最好仍由其母哺乳，或則用人工營養法來營養。

最後在檢查乳媽的時候，我們還要注意一種病症，就是查驗她有無患腳氣病。檢查時如果驗得乳媽的雙腳發腫，走路時兩腳凹向上翻，作蹣跚形態，同時膝部健肌反應消失，心臟有濁音，那末是有腳氣病了，切勿僱用，因為患腳氣病的乳媽可以使吸她乳的小孩患同樣的病症而死(即普通所謂之急驚風症，而初起時肚瀉，胃口不開，吐乳，面色慘白，後來就手脚抽筋，兩眼上翻而死。)

假使做母親的乳汁太少或則自己有職業不能全天哺乳嬰孩，同時又無相當的乳媽可僱，或不喜乳媽授乳，因為用乳媽營養的小孩不單性情脾氣會像乳媽，即如面貌也會像乳媽的。那末可用混合給乳法：即是一半用自己的乳，一半用牛乳或乳粉去代替。根據各國醫院和醫師各方的經驗報告，這種混合給乳法也很妥善，並無任何重大的害處。不過用此法時須注意下述的幾項：(一)每天至少給予自己的乳三次。(二)每次給乳時最好先給予自己的乳，然後用牛乳或乳粉。(三)用牛乳或乳粉時其人工製的乳頭的小孔必須小，切勿使嬰孩感覺吸母乳時困難，而吸人工乳時便當，因此引起他不喜吃母乳而專喜人工乳。

至於人工乳的製造法，則可參看下篇所述的人工營養篇。(續第七期，已完)